

□ 12
476
11



十三經注疏

毛詩一

仁12
476
11

波  
18  
11

東  
學

重刊宋本毛詩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12  
卷

同治年月日  
委寄贈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笥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四十卷

支那錢所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

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  
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  
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  
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  
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  
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  
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  
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  
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

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  
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  
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  
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  
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  
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  
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  
下已意使可識別案此論今佚此  
據正義所引然則康成  
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

成帙故謂之箋無容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

齊魯韓三家遂廢

案此陸德明經  
典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

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

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

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

見詩  
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

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

見困學紀聞亦  
載經典釋文

晉

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

氏毛詩評又明鄭義

並見經  
典釋文

祖分左右垂數

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

為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

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為康成所併

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為四十卷其書以

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彙本故能

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

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講毛詩所

說維鷓在梁陟彼岵兮勿剪勿拜維北有斗

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

樵恃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

培擊毛鄭為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

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訖不遵用  
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  
著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  
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  
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  
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  
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  
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  
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  
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  
說掩也

毛詩正義序

卷之四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



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謔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閒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

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

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

曜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

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

故謂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

正義曰鄭注中候勅省圖以伏羲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

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

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  
絃之所歌卽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摠爲疑辭案古史考云  
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  
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爲首者原夫樂  
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  
子則懷嬉戲扞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  
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  
呼縱令土鼓鞀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  
簧及黃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雖有樂容或無詩鄭  
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鞀篥  
遂爲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  
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爲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  
詩爲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  
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自  
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爲諂諛不爲諛諛君臣之接如  
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  
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  
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  
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  
爲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

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  
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

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

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彼註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  
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爲之聲中律  
乃爲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  
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  
文言放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  
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  
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誠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  
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  
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  
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  
誡勗且爲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臯陶謨說臯陶與舜相  
荅爲歌卽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  
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亦  
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

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爲詩者內則說貢子之禮云詩貢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澹爲心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爲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疏而三訓也。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子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化卒爲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言有而不取之。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

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之詩敬先代故錄之。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

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臯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

共其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爲諸侯以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幽教民使至於大王上下有章財用不之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王丞丁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  
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  
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  
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  
是能顧也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

為王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  
王伐紂衆咸曰汝

政無息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  
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

詩曰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  
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

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及成王周  
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  
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太平無為故與太平連言頌聲之

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  
歌徹立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本

### 之出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

正義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  
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  
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  
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  
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  
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  
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  
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燕禮用樂與鄉飲酒  
文同唯承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  
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  
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雅皆孔子所  
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於此春官大司農注云古而自  
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  
書而曰為之歌邠鄒衛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

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  
 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  
 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  
 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  
 言故不用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  
 為常樂耳

**夷白之失禮之後邨不尊賢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

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  
 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  
 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  
 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  
 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  
 亨人是哀閭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  
 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  
 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得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  
 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

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  
 也由夷王以下至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邨不  
 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

**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

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  
 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

**相尋**

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

**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

**者誰罰紀綱絕矣疏**  
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

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  
 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  
 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  
 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  
 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註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  
 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  
 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  
 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

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爲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爲方伯言無天子無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方伯謂無賢明耳

**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疏**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

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爲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舍神務尚書璿璣鈴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

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七年卒即位在前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前故舉魯僖以爲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

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

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  
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  
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  
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  
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  
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不觀其終始講於鄉  
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夷厲已上歲數不  
述其國上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

次第以立斯譜疏

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

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于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年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年衛懿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

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註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註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

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正義曰此又摠

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闕官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解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阻也。縣云周原膺膺董茶如館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

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馬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

有二不必皆約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  
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  
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  
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  
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  
青兗雍幽冀并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  
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  
地以爲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  
兗徐幽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  
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耳亦  
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  
以爾雅爲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  
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爲三分  
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  
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  
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  
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鄂縣豐  
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鄂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

程徒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  
而論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  
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  
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秦誓之篇伐紂時事已  
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  
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  
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  
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  
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  
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  
國也言先公者大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  
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爲  
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  
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  
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  
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  
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  
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  
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

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  
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  
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  
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  
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  
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之耳武王徧陳諸國  
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  
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  
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  
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  
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  
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王道大王王季  
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  
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  
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  
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  
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  
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  
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

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言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  
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  
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  
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宜稱周召而  
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直稱周召而  
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  
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  
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其美二公則各從其國  
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  
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  
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率來  
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  
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  
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  
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  
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  
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  
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正  
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生下勢之稱

詩譜序

十

此周后妃夫人皆大妣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  
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  
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道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  
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  
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  
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  
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  
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  
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騶虞雖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  
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  
為與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始終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  
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  
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  
將以之為應非獨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  
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未  
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美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  
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  
桃夭兔置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  
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庭之  
妻甘棠行露朝庭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

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  
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  
差周南上入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  
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  
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  
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  
自由作不有別又采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  
召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  
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  
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  
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  
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自己已致人草蟲以  
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  
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  
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  
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  
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  
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  
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  
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荅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爲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卽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

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爲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爲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在房中之樂當用鳴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爲騶虞取其一發五紘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爲戒也爲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爲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

詩譜序

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闕官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且與與次子名謚書傳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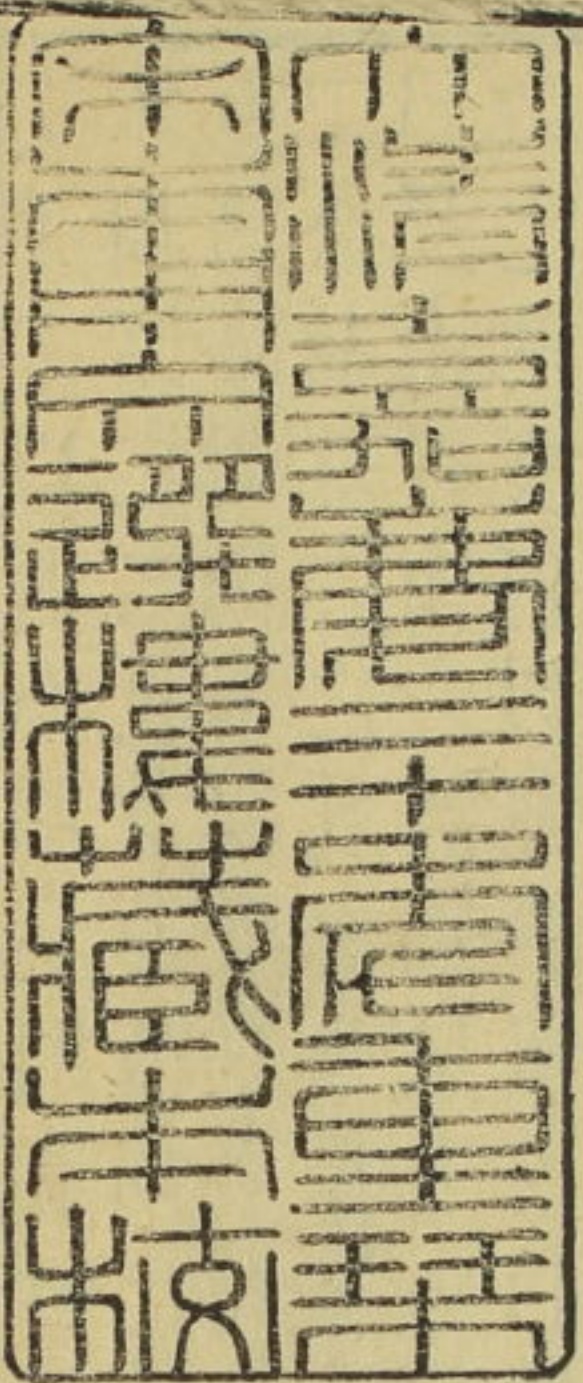
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

詩譜序

三

昭云或時不作詩  
或有而不足錄

詩譜序終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樞撰

毛詩注疏校勘記序

攷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攷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





作植是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鳴鴉子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來假來饗皆與唐石經同今書中已詳載唐刻故附存其目於此以見南宋時經猶爲善本攷古者宜所寶貴矣

經注本三

孟蜀石經殘本二卷

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興焉爵字起至邶風之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黃松石廣仁義學印章每行大字計廿四注夾行每行字二十及廿一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凡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愔非誤倒即誤衍又昔育恐育鞫脫下育字毛傳育鞫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穉云昔幼穉時恐至長老窮匱無下育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螽蟊螽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螽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作蟊螽者衍字采蘋篇藻聚藻也下

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與物理不合是據釋文所引韓詩增入也羔羊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誤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實也實乃賓之謬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乃味之謬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衍悅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合是條差爲可取今此記槩不錄入餘詳嚴杰蜀石殘本毛詩考證

宋小字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以隋唐若錄考之鄭箋十四字第一卷第一行題毛詩卷第一第二行題唐國子博士兼大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第三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第二卷以後無唐國子云云一行餘悉同前段王裁云南宋光宗時刻也

重刻相臺岳氏本二十卷

分卷與唐石經同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款式不具列

注疏本四

十行本七十卷 分經注本第一卷為五第二卷為三第三卷為第七卷為三第八卷為三第九卷為四第十卷為三第十一卷為二第十二卷為三第十三卷為二第十四卷為三第十五卷為三第十六卷為五第十七卷為四第十八卷為五第十九卷為四第二十卷為四共七十卷以正義序及唐志考之非孔疏四十卷之舊也每半葉十行每行六十八字小二加○隔之正義首加疏字圍其外隔之首列毛詩正義序次鄭譜序次周南召南譜第一卷第一行題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其下側注一之一行末題云一餘卷皆然第二行第三行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餘卷無第四行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以下題毛詩國風以下題鄭氏箋即以釋文正義各繫其下第二卷第二行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共為一行每空二字以後各卷大略同前日本山井鼎所云宋版即此書其源出於沿革例所云建本有音釋注疏遞加脩改至明正德時山井鼎云與正德刊本略似不知其似二而實一也是為各本注疏之祖

閩本注疏七十卷

用十行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嘉靖本也明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刊今行

於世款式不具列

明監本注疏七十卷

用閩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萬歷本也今行於世款式不具列

汲古閣毛氏本注疏七十卷

用明監本重雕分卷同山井鼎所云崇禎本也今行於世款式

不具列

引用諸家

陸德明毛詩音義三卷

山井鼎考文毛詩陸冊

浦鏜毛詩注疏正誤十四卷

陳啓源毛詩稽古編二十卷

惠棟毛詩古義二卷

戴震毛鄭詩考正四卷

段玉裁校定毛傳三十卷又詩經小學三十卷

毛詩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毛詩正義序

開本明監本毛本於此下題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案十行本題於卷第一之首移在序下者非其舊也凡序經注疏之文十行本皆平行接寫唯章句低三字閩本以下分高低數等又多提行皆非其舊

日下之無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下當有所字錯入下句

於其所作疏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作其於作疏內其於二字誤倒所字上句錯在此

非有心於愛增

閩本明監本毛本增作憎案憎字是也古或用增為憎字如墨子帝式是增之屬唐時則不應爾矣。按此因上文有增其所簡而誤耳

謹與朝散大夫

明監本謹與誤議典閩本毛本不誤

詩譜序

毛本此序文并正義悉脫閩本明監本有案毛本即據明監本重刻乃其本偶失此序更不知補誤甚

稱農始作耒耜

明監本稱下衍神字閩本不誤

藝論所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上當脫六字非也藝論與六藝論互見即其省耳餘同

此詳考浦書失多而得寡茲所采外不勝駁正以後所列用為舉例推類求之大略可知矣

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放傳作昉非也隸

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字作放版本作昉鄭考工記注引亦作放可證也凡正義所引經典有所見本如此不容執今本以相比較者此類是矣

格則乘之庸之

閩本同明監本乘作承案所改是也

詩緯含神務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霧誤務非也後漢書樊英傳注載七緯之名

字正作務困學紀聞亦然其又作霧者霧務聲同得相通借不當以霧改務也餘同此

蓋周室之初也

閩本明監本同案也當作世形近之譌

距此六十二歲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鏗云一誤二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

鄭語註云

閩本明監本同案浦鏗云註衍字以國語考之浦校是也

魯真公之十四年

閩本同明監本真誤貞物觀考文補遺載此無之字誤脫

周南召南譜

閩本明監本毛本移此譜入卷第一中鄭氏箋正義之後案十行本與譜序接連考書錄解題

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為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復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此一譜與譜序接連正其跡之未經盡泯者閩本以下所移非是且鄭氏箋正義之後屢入此一譜於正義之次序尤屬紊亂失之甚矣又正義所載鄭譜是其原第檜在鄭前王城在商後兩正義屢有明文而鄭譜正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尤為顯證可見散入各處之失也

周文王所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大誤文以漢書考之浦校是也

此詩既繼二公

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繼當繫字誤是也

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此字當作比形近之譌

凡以庶士小人

補毛本人作大案大字是也

楚滅六并蓼

閩本明監本毛本蓼誤茂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

日

長安書局影印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勅撰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胥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詒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詒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詒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焚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疏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為首遂以改字。疏關雎為一卷之目金滕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鵲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

定稱黃鳥顯縣蠻之貌草蟲棄嘍嘍之聲瓜瓞取縣縣之形  
瓠葉捨番番之狀天與桃名而俱舉虫出從氓狀而見遺  
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踳駁不  
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非一人故名無  
定日詰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  
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  
雅所釋十有九篇獨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  
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  
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  
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  
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  
唯言詁訓足摠眾篇之目今定本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  
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  
當然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  
為傳鄭以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  
也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也○

**毛詩國風**

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毛公加毛

者總謂十五國風者諸侯之詩從  
關唯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藝論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  
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也為河間獻  
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  
然則趙人毛公名為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  
摠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侯  
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  
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  
第下足得摠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  
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  
為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  
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  
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  
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  
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  
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

**疏**

正義曰詩國風舊題

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  
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  
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  
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  
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  
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  
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  
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  
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  
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  
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  
衰德哀公有荒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  
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  
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  
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  
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  
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  
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

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眾國之後小雅  
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幽後者退  
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  
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  
歌幽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幽弟十五秦弟十一後仲  
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  
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筭樂注云燕樂亦無  
筭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筭也以其編歌謂之無數不以數  
次為無鄭氏箋也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長  
筭也。鄭氏箋也識也案鄭六藝論文註詩宗毛為主其  
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此  
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莫  
敢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疏正  
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疏義  
曰鄭氏名立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  
也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人滅各專問  
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  
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

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註註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註訓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爲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一時也周南關雎至弟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題也詩訓毛自題之毛一字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

是作者自爲名后妃芳非反爾雅云也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疑亂故也**疏**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一篇之義但分爲十五節當節自解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嬪也言嬪匹於夫也天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摠名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爲重所以詩之爲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爲此多苟能爲善則賞其善事征伐嚴狃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經有異故序每篇言美也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始此風

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所以風如字徐福鳳反今不用

**疏**



風之至國焉。正義曰：序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亦自狹至廣，與此同意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註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

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至化之，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疏：風風至化之，謂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

風之始，謂教天下之始也。序又解名教為風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與教，始末之異名耳。言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霑。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疏**  
詩者，至為

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也。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迹斜

反谷嗟也歎本亦作嘆湯贊反疏情動至蹈之。正義曰歎息也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具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注云歌所以長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注云嗟歎和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後咨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

歎之此先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誦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誦言為詩誦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之異名耳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也聲成

徵陟里反上下時掌反**疏**情發於至之音。正義曰情發

應應對之應下註同於聲謂人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身則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云治世之音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謨摩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交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

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  
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樂記曰其哀心  
感者其聲雅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  
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  
之聲音得其情也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桀紂之行  
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是以楚茨大田之徒並陳成  
王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之惡以汝墳為王者之風  
楚茨為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箋發猶  
至相應。正義曰春官大師職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是聲必有五故引五聲之名以解之五聲之配五方也於月  
令角東商西徵南羽北宮在中央立名還以其方為義漢書  
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  
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  
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又  
云宮為君君是陽陽數極於九故宮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以  
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三分去一  
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樂記云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註云方猶文章也樂之器彈  
其宮則泉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引昭二十年左  
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是解

聲必須雜之意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則聲與音別樂記註  
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記又云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則聲  
音樂三者不同矣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  
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公羊傳  
云十一而稅頌聲作聲即音也下云治世之音音即樂也是  
聲與音樂名得相通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君之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以音樂為異  
者以文侯并問古樂新樂二者同呼為樂謂其樂音同也子  
夏以古樂順於民而當於神與天下同樂故定為樂名新樂  
淫於色而害於德直申說其音而已故變言溺音以曉文侯  
耳音樂非為異也樂記云淫樂隱禮子夏亦云  
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乘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絕。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  
樂其政和為一句 疏 治世至民困。正義曰序既云情見  
下放此思息吏反 疏 於聲又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  
又以懽樂者由其政教和睦故也亂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  
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由其民

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彼說樂音之中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邦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傷已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若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晷言顧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則無復作詩不得有亡國之音此云亂世亡國者謂賢人君子聽其樂音知其亡亂故謂之亂世亡國之音亡國

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彼樂得其欲所以謂之淫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情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取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為禮記問喪稱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入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  
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  
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  
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也。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

如字沈音附近之近疏故正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  
厚音后本或作序非近疏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  
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  
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過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  
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  
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者  
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至以類相感詩人陳  
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  
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  
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人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  
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  
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  
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

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  
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神與  
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  
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  
今定本皆作正字。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

化移風俗疏。先王至俗。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

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  
家離散夫妻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  
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  
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  
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  
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之道絕男女多違  
是入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  
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  
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  
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  
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

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詩為之故云先王以是易其言先王用詩之道為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者就而撫之謂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為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有黃帝之詩自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為音謂之為樂樂雖逐詩為曲倣詩為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上皇之世人性醇

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必履反與虛應反疏故詩至六曰頌。正義曰上言詩功沈許甌反頌音訟疏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謂正雅也其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

詩疏之一

十

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  
之所註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  
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  
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六義次第  
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  
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  
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  
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  
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心詩文諸舉草  
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起也賦比興如此者言事之道直  
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  
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  
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上云風風也教  
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  
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  
也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以為作  
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化之道必先諷動  
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

風指其齊正之後則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  
功成乃謂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  
下之事為雅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  
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  
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頌頌  
序云史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始  
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稅頌聲作史  
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  
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是其各自別聲也詩各有體賦比興是詩者詩文之異辭耳  
知其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而知  
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是詩者詩文之異辭耳  
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故同稱義非別有篇卷  
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義非別有篇卷  
也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此賦興與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與逸  
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與逸  
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賦興與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與逸  
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賦興與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與逸  
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

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與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與也以與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與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與元來不分則唯賦亦雅頌三詩而已藝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與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此賦與為體若比賦與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是比賦與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致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之衰昆吾作霸諸侯彊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據周禮成文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言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曰風**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鳳反注

風刺同刺本又作刺七賜反譎古疏上以至曰風。正義穴反詐也故曰風福鳳反又如字曰臣下作詩所以諫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問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草偃故曰風上言風風也教也向以下申風義此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以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摠名爲風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摠上六義則有正變而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爲正邪防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晉晉人不許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穆叔賦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箋風化至直諫。正義曰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不斥言也



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亦不斥言也  
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  
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  
詩文而為之此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  
而為聲聲既成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應於  
樂文也譎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亦權詐之義故  
謂之譎諫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至于至雅作矣。正義曰  
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政教施之失所遂使  
諸侯國國異政下民家家殊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  
而變風變雅作矣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  
禮義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  
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國異政家家殊俗皆  
是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  
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  
民家孝經云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  
家也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也變  
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

至下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  
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  
理也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  
頌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紐禮義消亡民皆逃死政  
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有智者無復譏刺  
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  
後其惡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  
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  
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繩此新失  
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以其變改正法故  
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  
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身失禮懿始  
受譜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  
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  
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  
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  
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  
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己身不由天子之命  
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

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

情性以風其上動聲曰吟風其上福鳳反告古毒反

**疏**由言國之史官皆博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

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覬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荅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主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

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詠情性也。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疏**於

至之澤。正義曰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太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挾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準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

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荅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在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鑿將死之勢則鑿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覲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覲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覲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也

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是以一國之事

###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疏是以至之雅。正義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是

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撫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風亦一人言一國之事序者逆順立文互言之耳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荅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

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國皆怨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衆之意以為己辭一人言之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差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也無道之主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雅者正也言王政之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疏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

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酌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雅體有大小故分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編覽天下之志摠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札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

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文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聖聖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

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但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功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前代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疏**

也。衰之所由。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

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之然

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

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謂其化從北而南  
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駟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風故繫之周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周而連言

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為周南感先王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之也此實文王之化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雷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之作雅非基本之事

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箋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太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諡。周南召南正。上至太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太王王季。周南至之基。正義曰：既言繫始之道，王化之基。疏之。周召又摠舉二南要義。周南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出于彼文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

也。淑常六反。善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烏了反。窈徒了反。毛云：窈窕幽閑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怨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迷音求。疏。是以至之義也。○正又說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閑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閑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其者，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茹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不進，以為己憂。不縱恣己色，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而後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求專寵，此生民之難事。

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  
念之也既哀窈窕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  
窈窕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  
之也指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  
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  
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  
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箋哀蓋  
至好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  
事在其間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  
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註云當為某字此在  
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哀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  
中心為忠如心為怨故云怨之謂念怨此窈窕之女思使之  
有賢才言不思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  
人經稱眾妾有遠怨欲令窈窕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  
故云謂好迷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  
義也論語註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為滅傷其愛此以哀  
為哀彼仍以哀為義者鄭荅劉炎云論語註人閒行久義或  
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  
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  
是毛置篇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

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  
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  
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  
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  
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  
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  
色則善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  
心傷也 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  
化成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唯七宵反鳩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  
許馱反案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放此摯  
本亦作鷺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 **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 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  
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  
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  
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好



毛如字鄭呼報反冤置詩放此逮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  
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開音閑下同耦五口反能為于偽反嫉  
音疾徐音自後皆同  
妬丁路反以色曰妬  
鳩之鳥雖雌雄情至猶能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  
隨也以興情至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說樂君子猶  
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  
德又不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  
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專之  
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  
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交王和好眾妾之怨耦者使皆  
說樂也。傳關關至王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雍雍音  
聲和也是關關為和聲也。雖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曰鵲類  
也今江東呼之為鵲好在江邊洲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鵲鳩  
大小如鵲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鵲而揚雄許慎皆曰  
白鵲似鷹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  
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  
傳為摯字實取至義故箋云摯之言至王雎之鳥雄雌情意  
至然而有別所以申成毛傳也俗本云雎鳩王雎之鳥者誤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中央獨

可居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江有渚傳曰  
渚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皆依爾雅為說也  
采蘩傳曰沚渚鳧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文云  
坻小渚也不言小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  
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  
和諧又解以在河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  
其色能謹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雌  
鳩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天下  
使夫婦有別故夫婦有別則臣敬君臣既敬則朝廷自然嚴正朝  
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  
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化得成也。傳窈窕至好匹  
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官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  
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  
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窕雅多作  
者非也述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述爾雅多作  
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  
之狀摠言宜求為君子好匹則摠謂百二十人矣。箋不嫉  
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  
下然則九嬪以下摠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

淑女和好衆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  
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摠百二十人也若然此衆妾謂世  
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  
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  
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  
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爲諸侯早矣豈  
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  
鄭於檀弓差之帝譽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  
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  
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爲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  
十九人況文王爲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也  
**菜左右流之** 共苕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箋云左右助  
也言后妃將共苕菜之菹必有功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  
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苕衡  
猛反本亦作著沈有並反左右王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  
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萎茶非共音恭本或作供下共苕菜並  
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  
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寐寤也箋云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寤五路反寐莫利反覺音教。求之。○  
毛以爲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苕菜以事宗廟后妃  
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苕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由此之  
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閒貞專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  
之也。鄭以爲夫人九嬪既不妬忌世婦女御又無怨爭上  
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苕菜以事宗廟之  
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  
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于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  
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  
已職事故得之也。傳苕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苕接  
余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負徑寸餘浮在  
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  
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苕接余也俗本苕下有  
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  
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  
乃能共苕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  
庶物之一不謂今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  
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入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

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苜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蔡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箋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苜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箋云將共苜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鍾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苜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贊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泄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盛感深也事者苜菜之事也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思也箋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卧而不周曰輾側。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反吕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

輾注本或作卧而疏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此賢不周者刺二字也。疏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事故易之也。箋卧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卧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為一俱為卧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是也。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箋云言后妃既得苜菜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苜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苜菜之時樂必作。疏參差至友之。毛以為后妃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既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羣下既求

詩疏

卷

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苻菜求之既得諸嬪御之等皆  
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共苻菜之時作  
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  
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  
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  
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  
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  
若來琴瑟鍾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  
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  
親鍾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  
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鍾鼓以  
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  
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  
樂為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  
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  
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箋同志為友。正義曰人之朋友  
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  
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鍾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  
故以琴瑟為友以韻之卒章云苻菜故以鍾鼓為樂以韻之俱  
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鍾鼓也下箋琴

瑟在堂亦取此云。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鍾鼓  
樂之共苻菜之事為鍾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  
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鑿宏非情志  
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人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  
**參差苻菜左右芼之** 芼擇也箋云后妃既得苻菜必  
**疏** 傳芼擇也。正義曰釋言云芼擇也孫炎曰皆擇菜也  
某氏曰舉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舉是拔之義史  
記云斬將舉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芼訓。窈窕淑女鍾  
為拔而此云芼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窈窕淑女鍾  
**鼓樂之** 德盛者宜有鍾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鍾鼓在庭  
音洛又音岳或云。語也。箋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在  
協韻宜五教反。語也。堂鍾鼓在庭者阜陶謨云琴瑟以詠  
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  
鍾在西階之西笙鍾在東階之東是鍾鼓在庭也此詩美后  
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苻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  
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主神因共苻菜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

章八句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

疏

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祀俱

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在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揔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或全取以制義關聯雖鳩之類也或假辭以為助者乎而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婁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河酌彼行潦

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河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祀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漪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直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只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揔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虛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載芟三十一句闕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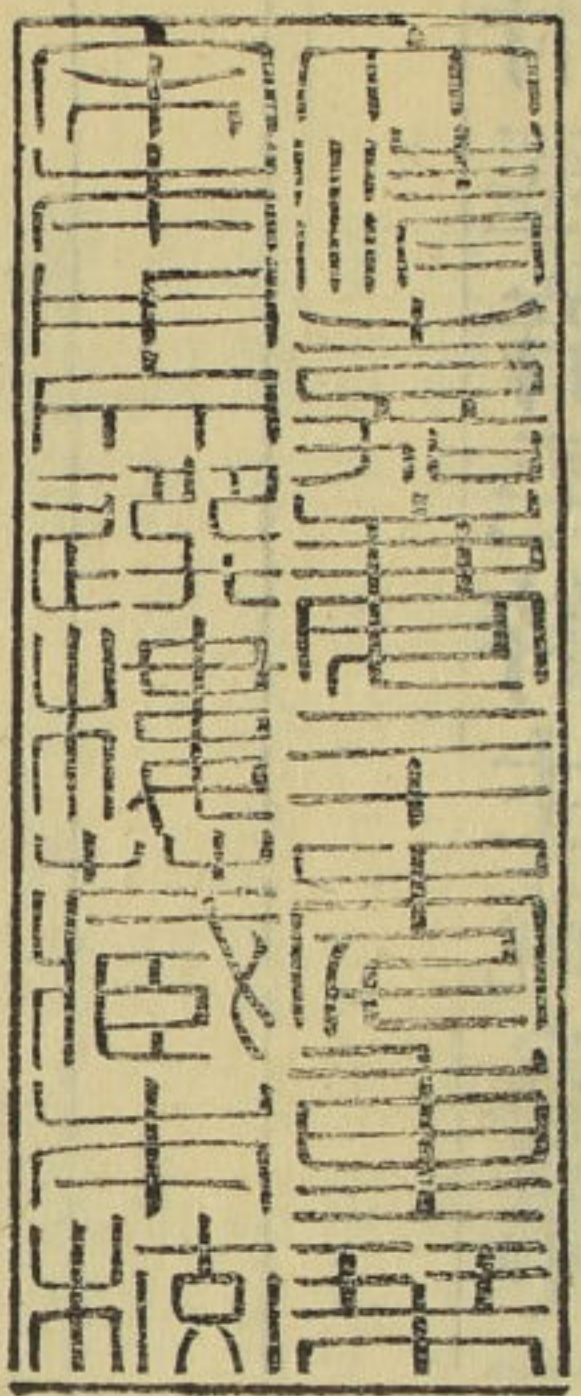
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采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爲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首異而未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若菅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東山序云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爲卒章及左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也終篇爲卒章則初篇爲首章矣故鄭注禮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者以耆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在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一





刑部員外南昌黃中棫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一 一 一 闕本明監本毛本無附釋音三字又一之一下

無一字案闕本以下仍附刻釋文獨刪其題非也十行本於每卷之下自一之一至二十之四凡七十皆標其數考正義原書分四十卷自正義序及唐書新舊志宋著錄各家悉同其分二十卷者經注本也合併時取正義散入經注本之中而四十卷之舊遂不復存亦無由知其七十卷之何所本也闕本以下輒刪一二等字其刪之未盡者僅闕本一二處而已非也餘同此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勅撰

闕本

明監本毛本移此在前正義序下而於此題云毛詩國風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非也案毛詩國風鄭氏箋具題在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之下不容復出於上也其一之雅以後十行本每卷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小雅大雅周頌商頌魯頌亦然闕本衍漢字唐字明監本毛本又誤倒其次序唯此孔穎達下脫等字當補

詰訓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今定本作故釋文本作故云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詰考漢書藝文志作故與釋文引舊本及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合當以釋文定本為長正義原書與經注別行後來合併實始於南宋紹興間三山黃唐所編彙此本又在其後事載左傳考文其所用經注本非正義之經注也故經注與正義時有相牴牾者而考以集注本定本俗本釋文本唐石經本亦未有全然相合者也乃彼時行世別有此本耳茲條列其同異所自出俾各有考焉

瓠葉捨番番之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幡幡誤番番非也正義引詩或不盡據本文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以說英字而本詩作央可證

趙人毛長傳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志堂本作莨者誤詳後考證困學紀聞引作長云今後漢書作莨亦其證也

不以數次為無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數作不案不字是也

典籍出於人滅各專問命氏

補毛本人滅作人問專問作專門案所改是也

詰訓毛自題之

明監本毛本訓下有傳字閩本列入案所補是也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此節及後節用之邦國焉下皆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皆釋文混入於注是也十行本附釋音與注文疏文皆雙行小字唯釋文首加圍圍為別耳故重刻者致誤也又明監本注單行小字側書閩本毛本別為中等字皆非其舊

所以風天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考顏師古為太宗定五經謂之定本非孔穎達等作正義之本也俗本謂當時通行之本亦非即作正義者兼不專指一本故禮義廢下云俗本有作儀者野有死麕序下云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是也由此推之則正義本之大槩可見矣定本出於顏師古見舊新二唐書太宗紀顏籀傳封氏聞見記貞觀政要等書段玉裁所考得也



當天子教諸侯教大夫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諸侯二字案所補非也此謂鄉大夫亦天子教之

風風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徐上如字下福鳳反崔靈恩集注本下即作諷字考正義標起止云風風是正義本不作諷正義下文又云風訓諷也者風諷古今字凡經注古字正義每易為今字而說之其為例如此也今往往有合併時依經注誤改者矣

發猶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箋云二字鄭申毛傳所以別之也毛不注序無可辨嫌故序注本應無箋字後世諸本不知而妄加非亦甚矣其詳見於正義釋文是也凡序注之首十行本悉無箋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謂宮商角祉羽也

小字本相臺本社作徵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考正義釋文皆作徵此祉字當是宋經注本避當時諱字耳

謨摩舊法

補毛本謨摩作模準

而民思憂

閩本明監本毛本思憂誤剛毅案浦鏜按此下用樂記補數十字皆非也考正義引羣籍有引其意不全用其文不可依本書改竄者此類是矣

故正得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正本又作政正義云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正義本之同於定本者此類是也凡正義既著其所從又兼載異本或與定本同或與俗本同也

莫近於詩

補案此節釋音厚音后本或作序非八字當在下節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尚書大傳云微子史記世家作箕子非也此正義自涉大傳耳非由字譌黍離正義引作箕子如鄭志問甘棠正義兩引譜下作趙商本篇下作張逸也

聞之者足以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文選載此序有自字即俗本也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皆用此上六義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至之剗添者一字。補上字宜衍

人君不怒其作主明監本作誤非閩本毛本不誤案作主謂作詩之主也後正義引鄭荅張逸云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此用彼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補案此節釋音告古毒反四字當在下第四節告於神明者也下

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厄誤危以唐譜考之浦按是也

要所言一人心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案所補是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

之字誤也是有之字者出於俗本凡斥云誤者意所不從其於定本亦然

代殷繼伐明監本毛本誤作伐殷繼代閩本不誤案代殷用皇矣序文繼伐用文王有聲序文

所以報神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以至也剗添者一字。補神字宜衍

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之剗添者三字是此四者三字衍也

則春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春秋下當脫左氏傳三字非也凡引其書之支屬即稱其大名如易緯單稱易書序單稱書古人之通例不可枚舉者也

愛在進賢補毛本愛作憂案憂字是也

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首有傳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後人加也是也十行本悉無此字閩本以下乃誤加耳餘同此

若關雎之有別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

關雎之德可證相臺本因正義云若雎鳩之有別因改此傳考正義凡自為文每不必盡與注相應不當據改也考文古本作雎鳩采正義而誤

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箋字外以黑圍之小字本相臺

之舊所以別毛氏傳也而後世諸本加黑圍者亦失古意

矣是也十行本凡箋字及正義中傳箋字悉不如此閩本

以下誤耳考其致誤之由乃因正義標起止有傳字箋字

遂於注首加傳字復割裂注中箋字配之不知此正義自

為文以作別識耳非注如此也明刻單注別本更有并箋

下云字去之者尤為誤甚餘同此

怨耦曰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好逑音求毛云匹

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是釋文本經

傳作逑箋作仇也正義本箋字未有明文當亦與釋文本

同臧琳經義雜記云箋既不云逑當為仇則說異而字同

其說非也凡箋於經字以為假借者多不言讀為而顯其

為假借有二例焉一則仍用經字但於訓詁中顯之如容

兮遂兮箋遂瑞也以遂為璉之假借价人維藩箋价甲也

以价為介之假借是其類也一則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

顯之如此經之逑箋則曰怨耦曰仇以逑為仇之假借及

混混其止箋之小泚曰泚山有橋松箋之稿松在山上可

以樂飢箋之可飲以療飢皆其類也二者皆不言讀為也

於訓釋中竟改其字者人每不得其例今隨條說之以去

后如雖說樂君子

明監本毛本雖誤能閩本不誤案說

當作悅下文作悅可證也注作說正

義作悅說悅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郭璞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璞當作樸樸字景純取純樸相應字當從木正義多作璞或改作朴朴

即樸之俗字。案段玉裁云樸素字古作樸樸者素也胎也是以金玉之礦古皆作樸而璞乃俗字郭名當本作樸或譌璞非或譌朴亦非朴者木皮也非命名之意此條舊在曹風侯人篇今依先見例錄此

陸機疏云

毛本機誤璣閩本明監本不誤案考隋書經籍志作機釋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從玉

旁之說宋代著錄元恪書者多采之毛本因此改作璣其實與士衡同姓名耳古人所有不當改也餘同此釋文亦或誤今正

而揚雄許慎

閩本明監本揚作楊毛本作揚案子雲姓本從木宋以來或誤從才閩本明監本是也餘同此

其葉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符誤符以爾雅考之浦校是也

鬻其白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鬻誤鬻者几陸疏鬻字皆當作鬻乃形近之譌浦校是也

卧而不周曰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鄭云不周曰輶注本或作卧而不周者剝

二字也案釋文與正義迥非一本茲著其文字之異其但偏旁不同而正義本已載釋文亦作又作或作者不復悉出

鍾鼓樂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或通用鍾

為樂器是其證餘同此

一章章四句

補案一章下例不重章字次章字誤衍

與詩禮俱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禮當作體形近之譌

婁豐年之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婁誤屢

摯虞流外論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外當作別是也

詩禮本無九言者

補毛本禮作體案體字是也

仲治之言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治作治案山并鼎云治當作洽是也

乎者俟我于著乎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乎者當作著此句稱著與下句稱伐檀對文也誤分爲二字又改止爲乎

其篇詠有優劣采

補毛本采作乎

采采若苜

補若當作苜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二

三

長樂園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後言尊不忘孝。覃本亦作尊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傳夫附疏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正義曰反見賢遍反疏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

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  
葛以為締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汗私澣衣  
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  
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  
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  
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汗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  
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  
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  
由於師傳之教者以經汗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  
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  
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葛之覃兮**  
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締綌女  
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

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  
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  
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黃鳥**  
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鳩反長丁丈反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搏黍也灌木藜木也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

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藜木與女有嫁  
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  
古亂反喈音皆搏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疏**葛  
藜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疏**之  
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今而移於谷中非  
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  
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  
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  
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  
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  
葛所以爲締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  
事爲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  
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締綌彼不爲興亦言之者  
彼對蕭爲祭祀文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  
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  
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採用之時  
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  
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  
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  
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

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日皇  
各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各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  
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鸞一名倉庚一名商庚  
一名鷲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  
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  
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  
為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為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  
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  
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  
鳴恒啾啾然其鳴啾啾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摠上于飛  
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  
也人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  
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  
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  
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是  
刈是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斃。漙漙之也精曰絺麤曰  
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

玄統公侯夫人絃經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  
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  
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漙胡郭反韓  
詩云漙漙也音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  
斃本亦作獸音亦獸於豔反本亦作厭統都覽反統織五采  
如緇狀用縣項也絃漙耕反纓之無綏者從下仰屬於冠經  
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  
庶人衣。疏。葛之至無斃。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  
於既反。疏。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  
成就已可採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漙漙之漙治已訖  
后妃乃緝績之為絺為綌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絺綌之時  
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漙漙至其夫。正義曰  
釋訓云是刈是漙漙漙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漙漙為  
之孫炎曰漙漙以為絺綌以漙之於漙故曰漙漙非訓漙為  
漙曲礼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故云精曰絺麤  
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  
曰綌敬厭釋詁文彼斃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皆  
魯語敬姜之言也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絃  
五色則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絃





毛以為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  
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  
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擱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  
我之衣服有公不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  
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  
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  
儉故已今薄欲煩擱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  
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  
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己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  
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  
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  
禮云姆纒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  
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  
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  
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  
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  
姪婦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傅亦婦人也何休云  
選老大夫為傅大夫妻為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  
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

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  
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  
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為婦容內則  
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婉為二者  
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為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  
婉謂婉順得為言語之婉順亦為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  
有其德順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也彼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昏禮文也彼  
注云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  
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  
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  
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  
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為大宗百世  
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  
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  
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人其門是也  
若宗子未為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  
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華國之長女而引  
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

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  
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  
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汗煩至則私。正義  
日汗澣相對則汗亦澣名以衣汗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  
汗為澣私服之名耳言汗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  
煩為澣名故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  
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汗見用功深也下句言  
澣見其擗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襲下句言衣見其  
擗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之云煩擗澣濯其私衣是也言  
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澣公服則無  
垢汗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禕  
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禕盛飾既舉服之  
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禕衣也  
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禕翟  
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緣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  
飾卽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  
妻祭用纁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纁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  
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  
矣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

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  
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  
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  
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  
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于君子義與舅  
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緣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  
餘則私明自展祿以上為公衣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禕翟  
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禕之下則皆  
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  
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  
禕翟以下則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禕翟闕翟羽飾祭也  
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禕翟闕翟乃助祭之  
衣不得為燕襲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  
上舉禕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  
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纁笄綃衣耳。箋煩擗至緣衣。正  
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緣衣  
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擗之功用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  
淺也此以公對私為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漱  
故內則注云手曰漱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漱衣裳言澣故  
漱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汗序擗之云澣濯之

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褻服  
宜煩擗之而言漱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正義曰  
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  
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  
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  
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  
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沒猶得歸寧喪  
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  
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  
也故鄭志荅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大夫  
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  
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  
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  
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否則  
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  
問待毛傳荅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私別文明其異  
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  
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繪為形而畫以五色  
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  
也三狄不可澣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

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亦曰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也郭云  
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荅音零疏卷  
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  
后妃非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  
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  
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  
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  
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  
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揔辭也求賢審  
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  
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善之辭也私謁  
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嬭七子在朝成

湯謝退婦謁盛與險誠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  
后妃能無此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為勞心憂深不已至  
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  
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  
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  
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芥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  
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歆筐也畚音本何休云嗟  
草器也說文同易以鼓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  
也。寘之鼓反行戶康疏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  
反註下同朝直遙反。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  
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  
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  
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  
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  
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  
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我君此不解者以詩

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為故此故以周  
行為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與也而云憂者  
之與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  
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與取  
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  
與采苜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  
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  
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  
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人一用意之事采苜亦然雖說異義則  
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苜苜謂采人眾多  
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芥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采  
耳亦云胡采江東呼常采或曰芥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  
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  
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  
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  
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  
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為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  
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  
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

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

隤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

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

說文作癘隤徒回反徐徒壞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

之病也說文作頽使色

吏反下同離力智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

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

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及音

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及罍虛回反酒罇也韓詩云天子以

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

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

疏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

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

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

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

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

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云土戴石為陟孫炎曰

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土曰陟與爾雅正反者

或傳寫誤也釋詁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

升高之病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

病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箋我我至其然。正義曰序云

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無使字言勤

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其尤苦而言之其實

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四牡之篇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

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

君子加其賞也。傳人君黃金罍。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

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箋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陟彼高

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脊曰岡玄馬

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箋云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疇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岡古康反光字又作兕徐履反爾雅云光似牛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觥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偽反殷疏傳山脊至角爵勤並如字俗本下並加心非也樂音洛。正義曰釋山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揔各故云角爵也。箋此章至為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

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觚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不自節為人謗訕揔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靡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觚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列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甸甸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疇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後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成叔甯惠子引詩云

兕觥其觥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疇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疇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

**陟彼祖矣**

我馬瘖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硃瘖病也痛亦病也吁憂也

箋云此章言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磴本亦作祖同七餘反瘖音塗本又作瘖非痛音敷又普烏反本又作鋪同吁香于反痛病也一本作痡亦病也者非痛瘖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瘖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樛居蚪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韓詩本並作柎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柎為木高逮徒帝反**疏**樛木三章之心焉崔集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疏**章四句至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也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荆楊之域。藟本亦作纍力軌反似葛之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燕莫亦連蔓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追反纏繞也本又作纍上**疏**傳南南土至茂盛。正義曰諸言南山者附時掌反

此樛木言南不必己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樛者釋木文藹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藹一名巨瓜似燕菓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木枝至之域○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與下逮而已又與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荊州揚州之域知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荊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藹所能延言樛木也樂只君子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

**福履綏之**

是也綏之音雖樂

**疏**

箋后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

履祿綏安也箋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

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邇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南有樛木葛藹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荒奄將大也箋云此章中殷勤之意將猶扶助

也南有樛木葛藹也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也

也成就也○帶本又作縈烏營反說文作縈

###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

爾雅作蜚音同惡鳥路反

疏

孫斯三章章四句至衆多

正義曰此不妬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嬖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箋忌有至於人。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己己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己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唯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妬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妬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妬忌是爲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妬忌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爲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妬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者妬亦兼行故云妬賢嫉能。螽斯羽詵詵兮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螽斯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詵所中反說文作辭音同螽粟居反許慎呂沈並先呂反反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螽粟居反許慎呂沈並先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是也揚雄許

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注方言云江東呼爲蚘蚘音竹帛反蚘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論。宜爾子孫振振兮。振振仁厚也箋不耳本或作不然。振音眞女音汝。疏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疏曰螽斯至振振兮。正義無不仁厚。振音眞女音汝。疏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蚣蟻皆其交接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與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令衆妾皆其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螽斯蚣蟻。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螽螽蚣蟻言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肱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毒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與也傳不言與者鄭志荅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與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與也傳言與也箋言與者喻言傳所與者欲以喻此事也與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與同而義異亦云與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與也不言與者或鄭不爲與若厭泥

詩疏之一之二

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祿衣之類或同與箋略不言喻者  
若邨風習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  
類是也然有興也亦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  
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為惡有漸是也或興  
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  
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也。箋凡物至  
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  
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蛇蝎不耳。傳  
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  
故為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雷傳曰振振信厚者以  
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雷傳曰振振信厚者以  
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為信厚也。箋后妃至仁厚。正義曰  
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  
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  
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  
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  
**繩繩兮** 蕤薨衆多也繩繩戒慎也。蕤呼弘反。**螽斯羽揖揖兮宜爾**  
**子孫螻螻兮** 揖揖會聚也螻螻和集也。揖子入側立二反螻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

**疏** 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夭詩者  
頌反。疏。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  
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令天下  
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  
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  
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  
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  
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  
無所當也。箋老而無妻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  
鰥者愁悒不寐目恒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  
曰寡。寡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  
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  
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

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及七十同藏無問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唯及七十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傳偏喪曰寡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釐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窮而無所告者

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自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桃之夭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其少壯也灼灼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少詩照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疏。桃之至室家。毛以為少壯年時俱當。當丁浪反。之。桃。天。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天。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傳。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天。言。桃。之。少。灼。

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  
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  
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箋時婦至時行。正義曰此言  
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  
據時月耳。箋宜者至俱當。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  
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摠上之辭故以為年  
時俱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  
有婦德。蕢浮雲反。之  
子于歸宜其家室家室猶  
室家也。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  
體至盛也。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家之  
人盡以  
為宜箋云家人猶室家也。疏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  
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  
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  
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  
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猶婦也以異  
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二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一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葛覃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本章句在篇前故標起止如此唯關雎獨不然於全書相反當是南宋合併時所移也合併所用經注本章句在篇後釋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然與關雎正義所云定本合與正義本不合餘同此

喻其容色美盛也

小字本相臺本無也字閩本明監本毛本有案此也字當衍

灌木藜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藜作藜案正義作藜釋文藜才公反俗

作藜一本作藜作外反段玉裁云當作藜積也從一從取才句反古書取字多誤為藜字從曰是以顏黃門說周氏劉氏讀祖會祖會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藜作外反也今考皇矣傳云灌木叢生也當以釋文正義本為長

謂之黃鸝

毛本鸝誤鸝閩本明監本不誤案段玉裁云廣韻鸝鳥羽文也鸝黃鸝二字有別爾雅疏

即取此字正作鷺

看我麥黃甚熟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不與上句留字韻。按艸木蟲魚疏正作

不

濩煑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濩下云煑也無之字考釋文之例無毛云鄭云者或用已意增損注

文如下傳精曰絺釋文絺下云葛之精者曰絺皆其類也但此傳毛用爾雅文之字不當去考文古本無采釋文

以煑之於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鍾云當作鑊非也考爾雅作是以是鑊鑊煑之也皆用正字此皆用假借爾雅釋文鑊又作濩同

纓之無綏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綏作綏案綏字是也考鄭周禮注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是冠綏字誤為綏久矣鄭定用綏字唐時不應更用綏也

婦人謂嫁曰歸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歸上無曰字釋文云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

考此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之類毛傳文古故其語亦如此當以定本為長其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

害何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害誤曷案段玉裁云此謂害為芻之假借傳例如此

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下浦鍾云誤衍

○姜上浦鍾云脫文字是也

此后妃莘國之長女

閩本明監本毛本莘誤并

故王肅述毛合之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合誤答

若如傳言私服宜否

閩本明監本毛本服下有宜澣公服四字案所補是也

○卷耳

言后妃嗟呼而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呼作吁案所改是也

君賞功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君誤若案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

若

衛侯響苦成成叔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成字案此蓋以苦成爲邑成爲謚前人亦多言卻

云何吁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雅注詩曰云何吁矣邢疏云卷耳及都人士文也郭所稱未必爲毛氏詩邢氏不辨此經作吁而引之非也考釋文石經此作吁而都人士及何人斯作吁者吁爲正字吁爲假借經中用字例不盡一也例見前

痛亦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痛病也一本作痛亦病也者非正義本標起止有亦字考傳文不嫌於瘡病也之下更云痛病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樛木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二十二字非鄭注也釋文云崔集注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是釋文本無此注也序云言能逮下正義云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而此注以序中言字爲善言於正義無文是正義本亦無此注也且以言爲善言既不出於經亦不更見箋中必非鄭注審矣各本乃浴崔集注之誤當據釋文正義正之  
謂荆楊之域小字本相臺本楊作揚閩本明監本毛本亦作揚案正義字皆作揚考春秋元命包以爲地多赤楊引見於建康實錄是字本從木也其李巡爾雅注劉熙釋名皆以輕揚爲義唐人遂但用從才字然則鄭箋應本作揚字釋文正義二本應俱作揚字餘同此

似葛之草木疏云

補毛本之作類案釋文云似葛之草也是草字宜重毛本亦非

一名巨瓜

閩本明監本毛本瓜作菰案皆誤也當作荒易釋文齊民要術可證

令之次敘進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序正義作敘序敘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亦作敘是用正義以改注由不悉正義之例故也

降邇遐福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邇作爾案爾字是也

○蝨斯

德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德是二字當衍文非也德者對色而言與下文以行曰忘意同讀當三字為一句也

維蚣蝟不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耳本或作不字當上聲讀考文古本耳作爾考他箋所用耳字多誤為爾而正義中仍有未誤者考文古本遂不知耳爾二字有別混而一之

則又宜汝之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女正義作汝女汝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注女亦作汝非餘同此

肱鳴者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肱作股案股字是也鄭考工記梓人注云股鳴蚣蝟動股屬

其股似璫瑁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又形近之譌

若祿衣之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緣案祿衣見鄭綠衣序注正義用彼文

則知唯蚣蝟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維正義作唯唯唯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考文古本注維亦作唯采正義而誤東山序其唯東山乎用唯字者序字亦不與經注同也

○桃夭

婚姻以時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昏案昏婚古今字序用昏字唐石經相臺本是也正義每易為婚字而說之今正義此作昏者亦後改也餘同此其引士昏禮及行露匏有苦葉昏時等仍用昏者非此例

襄二十八年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七誤入以左傳考之浦校是也

故爾雅云無夫無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雅者今在孔叢第十一此其廣名文也狼跋文王正義皆云膚美小雅廣訓文是其證

浦鏜云爾雅上脫小字非也唐人如李善文選注之類



多稱小雅漢書志云小雅一篇誤本乃作小爾雅耳

无咎无譽閩本明監本毛本二无字誤無案引易文舊多作无其非易文間亦作无則當時寫書人以无爲無之別體也餘同此

雖七十無主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脫一無字以禮記考之浦校是也

興者踰時婦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踰作喻考文古本同案喻字是也山井鼎云諸本皆誤但據注疏本而言耳

謂年時俱善爲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善當作當考正義上下文可證

家猶夫也猶婦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婦上當脫入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菟置菟又作兔他故反置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

衆多。正義曰作兔置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由賢人多故兔置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兔置之人賢而云多者箋云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茅苜言后妃之美此三章所美如一面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置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茅苜以后妃事終故摠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妬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妬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

事故言關雎之化行芣苢則婦人樂有子故云  
和序者隨義立文其實摠上五篇致此三篇

**樛之丁丁** 蕭肅敬也免置免置也丁丁樛也聲也箋云置

○樛陟角反丁陟耕反置音古罔也樛本又作弋羊職反郭

羊北反爾雅云樛謂之杙李巡云樛也樛音特樛音其月反

**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皆以禦難也此且免之賢者也

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干城其民折衝

禦難於未然○趙居黜反爾雅云勇也干如字孫炎注云干

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戶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

乃且反下同任音王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

鳩反後不音者放此守手○**疏** 肅肅免置樛之丁丁趙趙至

又反折之役反衝昌容反○**疏** 干城○毛以為肅肅然恭敬

之人乃為免作置身自樛杙其樛杙之聲丁丁然雖為鄙賤

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趙趙然威武之夫

可以為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為之防固也○鄭唯

干城為異言此免置之人有趙趙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使以

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使之與

民作扞城也○傳肅肅至杙聲○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詞

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為敬小星云肅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

貌鴉羽鴻鴈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

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免置謂之置

李巡曰免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釋宮云樛謂之杙李巡云

杙謂樛也此丁丁連樛之故知樛杙聲故伐本傳亦云丁丁

伐木聲○傳干扞也○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

也下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為扞城言以武夫自

者公侯自以為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為扞城言以武夫自

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箋于也至未然○正義曰

**肅肅免置施于中達** 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

好仇○**疏** 傳達九達之道○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塗

方九○**疏** 二達謂之歧郭氏云歧道旁出三達謂之道旁

軌云旁出歧多故曰劇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

孫炎云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

莊謂之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歧出

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

詩疏之三

二

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  
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案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  
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  
箋云怨耦曰仇此冤之不合也  
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  
好匹此雖無傳以毛仇皆為匹鄭唯好仇為異  
**豎施于中林** 中林林中。施反。豎免之人於行攻伐  
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此豎免之人於行攻伐  
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斷丁亂反。**疏**公  
腹心。毛以為免豎之人有文有武可以為腹心之臣言公  
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斷其是非。鄭以為此豎免之人賢  
者若公侯行攻伐時可使之為腹心之計謀慮前事。傳可  
以至腹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為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  
之腹心以能制治己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己腹心。箋此豎  
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為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  
章為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  
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

無者宣十二年左傳文也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  
此即令謀之出其奇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  
章與二  
章異也

**兔豎三章章四句**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乎則婦人樂有子矣**  
天下和政教平

也。芣音浮。芣本亦作苢音以。韓詩云直曰車前。翟曰芣  
首郭璞云江東呼為蝦蟇衣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牛舌。又  
名當道。其子治婦人生難。本草云一名牛遺。一名勝。鳥山海  
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  
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疏**芣苢三章章四句至有  
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易音昔。**疏**子。正義曰若天下亂  
離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闕。於此之時。豈思子也。今天下和  
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定本和平  
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考誤也。箋天下和政教平。正  
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  
下之辭。故騶虞序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文王平六州  
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

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又各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注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頌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須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摠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撥拾之或捋取之卒章言所成之處或結之或頌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撥之捋之既得則結之頌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為對所以摠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撥捋事殊結頌用別明非一人而為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非一辭也芣取也箋云薄言我薄也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陸機疏云馬鳥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

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駿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為馬鳥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懷任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箋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薄還存其字是為辭也言我薄者就我薄欲如此於義無取故為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眾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亦有容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以薄為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為始動以威也有客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唯此二者以薄為始餘皆為辭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藏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采一音知劣反拾音十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取也○采捋拾也○撮都奪反采采芣苢薄言結之結執也○結音結反采采芣苢薄言頌之頌反又而鳩反衣際也○頌音頌反采采芣苢薄言頌之頌反又而鳩反衣際也○頌音頌反采采芣苢薄言頌之頌反又而鳩反衣際也○頌音頌反

釋器云執衽謂之袼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振衽謂之頤李  
巡曰扱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袼謂手執之而不扱  
頤則扱於帶中矣

###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

**疏**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漢廣漢水名也尚書云  
豕導漾水東流為漢被皮義反紂直九反殷王也徧邊見反  
漢廣三章章八句至不可得。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  
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

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  
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  
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為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  
為遠近積漸之義敘於此既言德廣汝墳亦廣可知故直云  
道化行耳此既言美化下篇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  
言美也言南國則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

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  
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穆序三章之義也。箋紂  
時至教化。正義曰言先者以其餘三州未被文王之化故  
以江漢之域為先被也定本先被作先受因經序有江漢之  
文故言之耳其實六州共被。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  
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有游女不可求思**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

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  
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  
然。喬木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休息並如字古本皆  
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爾竦栗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潛行爲

方澗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澗之道今  
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泳音詠澗芳于反本亦作澗又作桴或作樹並同沈旋音

附方言云澗謂之簞簞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  
云方木置水為樹椳也郭璞云水中簞筏也又云木曰簞竹  
曰筏小筏曰澗音皮佳反樹筏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樹

詩疏之三

五

**疏** 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庇廕，本有可息之道。今情本有可求之時，今葉上無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能為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濶矣，江之永長矣，所以潛行乘附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者。本有可道，揔解經不可之文，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揔解經不可之文。

遂略水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附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象也。可就陰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本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本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可，休息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疆，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詰文方，潛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耐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曰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耐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者，雖深，不長於翹。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遙反。沈其堯，反九高，繫者一本無繫字。翹，祁之子，子歸言。

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九高，繫者一本無繫字。翹，祁之子，子歸言。

秣其馬

秣其適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

意焉。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疏。正義曰。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與貞絜者乃是眾女此眾女雖皆貞絜我欲取其尤貞絜者又言是其九絜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鳴。子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萋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則貞絜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

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漢之廣矣不可泳思。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

翹翹然。萋力俱反。馬云萋蒿也。郭云似艾音力候反。疏。傳。萋草中之翹翹然。正。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萋。萋舍人曰。購一名萋。萋郭云。萋萋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五尺以上曰駒。疏。傳。五尺以上曰駒。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

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輶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慶人三等龍騾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汝墳符

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能閱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義反。疏汝墳三章章四句。作汝墳詩者言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為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道者以諸敘言道者皆為言不為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閱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閱而後勉也。臣

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閱其君子首章二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定本能閱上無。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循也。汝水名也。婦人二字。未

見君子怒如調飢。怒飢意也。調朝也。箋云怒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也。未

本又作怒乃懣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調音同。疏遵彼至調飢。○正義曰言大夫之妻身自循彼汝水。大防之側伐其條枚。榦之薪以為己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因閱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也。既閱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己未見君子之時我之思君子怒然如朝飢之思食也。傳汝水至曰枚。○正義曰釋水云汝為墳。傳曰濟汝故知是水名也。墳大防釋丘。文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故常武傳曰墳厓大司徒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若然釋水云水自河出為灘。江為沱。別為小水之名。又云江有沱河有灘。汝有潰。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為潰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謂之潰。箋傳不



然者以彼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  
宜在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榦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  
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為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  
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銜枚氏注云枚狀如箸  
是其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  
曰條榦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肆肆餘也斬而復生是為餘也  
如今葉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傳曰晉國不恤宗  
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又曰杞夏餘也是肆為復生之餘○箋  
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婦人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  
其君子則閔其君子者是汝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  
故知婦人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  
時勞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深宮  
固門紡績織紵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賢者處勤為  
非其事也○傳怒飢意箋怒思○正義曰釋詁云怒思也舍  
人曰怒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  
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  
又以為飢怒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  
相接成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弁云怒焉如擣  
無飢事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

**條肆**

肆餘也漸而復生曰肆。肆以自  
反沈云徐音以世反非復扶富反

**既見君子不**

**我遐棄**

既已遐遠也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  
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而

**疏**

勉之。思如。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  
字又息嗣反。猶云不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此類  
衆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思之覲君子  
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  
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其不死故憂思愈也。箋已見至  
勉之。正義曰言不遠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  
已不復得見為遠棄我今不死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  
然君子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  
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遠棄已  
而去知為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已而憂也下章  
云父母孔邇是勉勸之辭由此畏其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  
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箋云  
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魴符方反  
魚名頰勅貞反說文作經又作頰並同燬音毀齊人謂火曰

詩經卷之三

燬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焜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燥齊人曰燬吳人曰焜此方俗訛語也瘦色救反酷

反。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勞之甚邇近也箋云辟此勤

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辟此疏至孔

一本作辟此處昌慮反為踈于僞反踈亦作疏。○疏至孔

邇。正義曰婦人言魴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

子所以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熾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

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役無得

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念以免於害無

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勉之以正也。傳頰赤至燬火。正

義曰釋器云再染謂之頰郭云頰淺赤也魴魚之尾不赤故

知勞則尾赤哀十七年左傳曰如魚頰尾衡流而彷彿鄭氏

云魚肥則尾赤以喻蒯賁淫縱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

赤故為勞也鄭以為彼言彷彿為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

而尾赤者服氏亦為魚勞燬火釋言文也李巡曰燬一名火

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為燬也。箋君子至紂存。正

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

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

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為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杜

汝墳三章章四句

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勸

以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

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為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雷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

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

雷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

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為

殷紂所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為紂

役也箋以二南文王之事其哀惡之事舉紂以明之上漢廣

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大行此云王室

如燬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

麋云惡無礼言紂時之世麟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

有詳略承此可知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關

之時以麟為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雉之化者君之宗族猶尚  
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呂辛反瑞獸也  
草木疏云麋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蹄一角有肉音中鍾  
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注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麟  
麟至麋音俱倫反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  
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之應序注及下傳應禮同  
章章三句至之時。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闕雉之應也  
由后妃關雉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無以禮故  
今雖衰世之公行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  
關雉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  
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既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末不  
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  
為有闕雉而應之大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示法耳不然  
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  
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  
為示法耳。箋關雉之時以麟為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雉之化  
厚似之故云關雉之時以麟為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雉之化  
至極之時以麟為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  
雉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疏

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雉之化則天  
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  
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唯於此二者時關  
雉之化致信厚未致麟也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  
周之盛德關雉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  
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  
之時者案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又唐傳云堯  
時麒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麒麟遊於囿由此言之  
黃帝堯舜致麟矣然感應宜同所以俱行關雉之化而致否  
異者亦時勢之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雉之化至極能盡人之  
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化至極能盡人  
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子明由衰故不  
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  
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為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  
此也三章皆以麟為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  
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  
姓疎於同祖而先言姓者麟之趾振振公子也與也趾足  
取其與定為韻故先言之麟之趾振振公子也與也趾足  
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箋云與者喻今公子亦  
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振音真相應音鷹當也 于嗟

詩疏之三

上

麟兮

于嗟

疏

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

以喻今公亦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于信厚似於麟  
獸也即歎而美之故于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  
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  
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為  
與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為瑞則應祀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  
禮相應也此直以麟比公子耳而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  
足而至故言麟之趾也言信而應祀則與左氏說同以為脩  
母致子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  
信立白虎擾言從父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名山出龍  
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騶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  
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人臣則脩母致子應以昭二十九  
異義云亥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  
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  
其義也箋公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  
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傳于嗟歎辭。  
正義曰此承上信厚歎信厚也故射義注云。麟之定振  
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振公姓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定都後反守書作頤。于嗟

麟兮疏

作頤釋音云。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頤頤也。傳或

定本作題。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釋言文郭璞曰頤頤也。傳或  
云公子為最親下云公族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  
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  
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為庶姓是同高祖為一節也  
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案杜云不如我同父又曰  
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為異彼為一者以  
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祖之義也。正義曰傳曰同姓同祖  
也且皆對他人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為親耳。襄十  
二年左傳曰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又曰魯  
為諸姬臨於周廟謂同姓於文王為宗廟也。邢氏曰魯祭  
臨於周公之廟是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  
五服之外遠近為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新非異國也。要皆  
同姓以對異姓。麟之角振振公族也。公族公同祖也。  
異姓最為疎也。麟之角振振公族也。公族公同祖也。  
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于嗟麟兮疏。傳至不  
不用。示有武一本示作象。

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負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羅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麟之趾三章章二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

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鳩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誰行下孟反下注同尸

鳩木又作鳩音同爾雅云鳩鳩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同其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疏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其有之由其德如鳩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大姒未為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人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為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為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也與也鳩鳩不自為巢始有爵位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也與也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與者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枯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鵲鞠音菊爾雅作鵲架音嫁俗本或作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箋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鳩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訝又

作送同王肅魚據反云待也乘繩  
證反下同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  
功著乃有此巢窠鳴鳩往居之  
有此人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  
與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  
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  
夫人有德禮迎其備。傳鳩鳩  
鳩也釋鳥云鳴鳩。郭氏曰今  
近得之。箋。鵲之至燕。義曰  
月始作室。家鳩鳩。因成事。天  
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  
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  
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  
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  
寢夫人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  
一乘為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  
車稱兩馬稱匹。言諸侯之禮。嫁  
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  
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者。探解

疏

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  
其家之所有。為禮也。此夫人斥  
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得百  
義曰。此申說傳送迎。百乘之事。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  
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  
謂夫也。昏禮曰。衽席在東。注  
吾將。矚良人。所之小戎。曰厭  
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  
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  
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  
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  
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  
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  
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  
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  
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  
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  
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  
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

兩迎之中婦車在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方有之也。一

百兩將之中明矣將送也。將如維鵲有

本無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字沈七羊反

巢維鳩盈之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媵

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之字

姑者吾謂之姪娣徒帝反女弟也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能成百兩之禮也箋云是子有鳴鳩之疏

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正義曰公羊傳

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

也又曰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傳能成百兩之禮

正義曰傳言夫人有鳴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

迓為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夫人故易以百兩之

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奉祭祀者采芣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于以采

芣于沼于沚芣音煩本亦作繁孫炎云白蒿

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苻菜也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

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菹。沼之紹反沚音止薄波反白也

蒿好羔反谿苦兮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反杜預云澗也之事祭事也箋

祭祀而薦于以至之事。正義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

此豆也芣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也既采之

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夫人當薦之也

詩疏之三

左

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  
為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蘩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菹  
菹在豆故知以豆薦蘩菹也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蘩  
不為美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邊即王  
后夫人以豆為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苜菜之菹亦不為美  
采蘋知為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為羹  
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為重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  
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于以采蘩于澗之  
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義也。于以采蘩于澗之  
中山夾水曰澗。澗古晏反。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宮廟  
夾古洽反。一音古協反。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首飾也。僮僮疎也。夙早也。夜在事謂視濯  
灑饑饉之事。祀記主婦髮髡。被皮寄反。注及下同。僮音同  
蚤音早。本多作早。下同。濯直角反。既古愛反。韓昌志反。酒食  
也。鬢七亂反。髮皮寄反。鄭音髮。髡本亦作髡。徒帝反。劉昌宗  
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髡者。刑人之髮  
以被婦人之紒。因以名焉。春被之。禘禘薄言還歸。禘  
秋以為呂姜髡是也。紒音計。

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  
髮髡其威儀。禘禘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  
其燕寢。○禘巨私反。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  
罷音皮。本或作疲。反。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  
時為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灑饑饉之時。甚  
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之釋。禘禘然。有威儀  
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  
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  
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髡。與此被一也。案少  
牢作被。禘注云。被髮。讀為髮。髡者。剔也。與此被一也。案少  
牢作被。禘注云。被髮。讀為髮。髡者。剔也。與此被一也。案少  
為副。編次注云。次。婦髮。笄。少牢。長短。為之。所。謂。髮。髡。也。與。此。被。一。也。案。少  
知者。持牲。云。主。婦。髮。笄。少。牢。云。被。髮。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  
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髡。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  
髮。髡。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為。髮。髡。者。以。別。是。少。牢。之  
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髡。也。定。本。作  
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髡。也。定。本。作  
髮。髡。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修。袂。注。云。衣。綃。衣。而。修。其  
袂。耳。修。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此  
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

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  
髮髡其威儀。禘禘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  
其燕寢。○禘巨私反。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  
罷音皮。本或作疲。反。疏。被之至還歸。正義曰。言夫人首  
時為此疎敬。謂先祭之時。早夜在事。當視濯灑饑饉之時。甚  
疎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首服被髮。之釋。禘禘然。有威儀  
何時為此威儀乎。謂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  
之時。明有威儀矣。○傳被首飾。○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  
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髡。與此被一也。案少  
牢作被。禘注云。被髮。讀為髮。髡者。剔也。與此被一也。案少  
為副。編次注云。次。婦髮。笄。少。牢。云。被。髮。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  
知者。持牲。云。主。婦。髮。笄。少。牢。云。被。髮。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  
知。是。周。禮。之。次。也。此。言。被。與。髮。髡。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  
髮。髡。同。物。而。異。名。耳。少。牢。注。讀。被。錫。為。髮。髡。者。以。別。是。少。牢。之  
之名。直。云。被。錫。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為。髮。髡。也。定。本。作  
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髡。也。定。本。作  
髮。髡。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修。袂。注。云。衣。綃。衣。而。修。其  
袂。耳。修。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此  
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即。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



衣以見君祿衣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為祭事宜與見君  
相似故絲衣士視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視濯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  
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非正祭不服袞夫人非正祭不祭服  
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故下箋云夫人祭畢釋  
祭服而去是也少牢注修緇衣之袂以特牲祀士妻緇衣大  
以爲袂袂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無明文故追師注引少牢衣袂  
修袂對立而言故修緇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注引少牢衣  
立說見士祭袂也其妻緇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  
故爲袂袂衣大夫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朝服者以助祭申上服  
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修袂衣之袂此主婦髮髻在少  
牢之經箋云祀記曰者誤也傳僅僅疎敬。正義曰知僅  
敬也。箋早夜至之事。正義曰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  
之先夕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既早  
不事謂朝視餼爨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既餼爨之事所謂  
以被之祿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  
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禮鄭引髮  
鬢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

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既餼爨者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  
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  
濯及盥豆卽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既  
下卽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既餼爨  
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既注云濯既也卽濯既一也鄭并言  
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  
凡夙夜文王夫人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夙夜與少  
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夙夜與少  
人既無主婦所視無儻爨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  
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  
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傳祿祿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  
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  
是去事也髮髻其威儀祿祿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  
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髻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  
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卽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箋我  
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  
之燕寢夫人  
常居之處

采芣三章章四句

詩疏一之三

刑部員外郎南昌黃中棫

刑部員外郎南昌黃中棫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一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兔置

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昭云釋文無可字非也釋文上出任

為下出可任其任為上有可字與否不能知也考文古本乃無可字耳

此兔置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

小字本相臺本兔置作置兔案置兔是也箋三章皆

云此置兔之人不應一章獨倒序正義云箋云置兔之人首章正義云言此置兔之人卒章正義云鄭以為此置兔之人皆順箋文也其云故兔置之人又經直陳兔置之人賢又毛以為兔置之人者不主說箋故順經文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於正義中盡改為兔置之人失之甚矣考文古本首章箋作此兔置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此章及下章箋作此兔置之人皆誤

使之慮事

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無明監本毛本亦作無考文古本同山井鼎云一本作事考疏作

詩疏之長勘記

式

無為是是也

○芣苢

卒章言所成之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成當盛字誤是也

宜懷任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任誤妊案妊身字作任者假借也又見闕宮箋漢書外戚傳云任身十四月迺生亦可證不知者改之耳閩本明監本毛本正義中亦誤妊

可鬻作茹

補案陸疏鬻皆作鬻下凡引陸疏作鬻皆誤

結執衽也

毛本誤以釋文衣際也三字入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薄言禠之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禠一本作禠同正義標起止云傳結執至曰禠即一作本也考

文古本作禠采釋文考說文衣部禠禠文重實一字耳考文古本采釋文兼及字畫之異如兕作兕觥作觥之類并取諸一作又作或作本如亨本又作烹之類此皆非有異字故亦不復悉出

○漢廣

先受文王之教化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作先被考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當

以正義本為長

不可休息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善本皆爾本或休息此以意改耳正義云詩之大體韻在辭上

漢有游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餽案此正義本也定本游古文作遊隸變作遊說文云旗流者正訓也出游泳游皆假借經出遊之字多作遊或亦作游非有區別當以正義本為長

喻賢女雖出游泳水之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流水本或作漢水正義本今無可

考

方澍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澍或作柎樊光爾雅本作柎考文古本作柎采釋文或作本。按依說文作澍是

定本遊女作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遊至游游作遊正義說經傳箋字皆作游是其本作游特著定本作遊之不同上游下游誤互易其字

編竹木曰棧明監本毛本曰上有大字閩本剡入是也

方之舟者明監本毛本舟下有之字閩本剡入是也

我又欲取其九高絜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絜字正義標起止云至絜者是正義本有考此箋九高者說以楚為喻之意也不應有絜字當以一本為長

至意焉釋訓云明監本毛本焉下有。又有正義曰三字閩本剡入是也

○汝墳

釋水云汝為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墳當依爾雅作墳下詩云遵彼汝墳同是也。按說文曰澗水厓墳者墓也

○漸而復生日肆補毛本漸作斬案斬字是也

已見君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于作於案於字是也正義作於此箋皆定本也正義云俗本多不然今無可考

故下章而勉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剡去而字毛本無案因正義云故下章勉之遂誤刪不知正義自為文每不盡與注相應也考文古本亦無而字采正義而誤

辟此勤勞之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辟此一本作辭此正義本是辟字

無得逃避若其避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辟正義作避辟避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憂思昔在於情性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昔作皆案皆字是也

○麟之趾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唐石經小字木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序本或直云麟止無之字考正義云此麟趾處末者是正義本無之字標起止云麟之趾三章衍也。補案或直云麟止此誤作趾

故于嗟乎歎今公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吁于吁古今字注作于正義作吁易字之例如此不知者乃改之擊鼓權輿正義亦誤氓正義不誤

言從父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又作父案皆誤也當作義此句說脩義母下句則神龜在沼說致智子與洪範從作父初不相涉但當時俗字或以父為義耳禮運正義亦誤作父

貌恭肅仁

閩本明監本肅作體毛本誤作禮案體字是也肅即當時俗字

爾雅頌也

此皆君新

○鵲巢

冬至架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架之首嫁俗本或作加功考正義本當作加功正義云故知冬至加功也是其證定本當亦作加功故正義不言有異也定本出於顏師古其匡謬正俗有論此一條云

始起冬至加功力為巢也是其證顏又引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為架而駁其不應言架功其說誤也劉周二本皆作

加之故音架而以橫架為義與釋文作架之者實一本也自不作功字不得以架功駁之當以釋文本為長

而有均壹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壹作一經中所用有互通者假借也注及正義自為文則皆用本字矣序下注及正義皆不作一可證也此正義中又有作一字者乃寫者取省所亂餘同此

送御皆百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送御五嫁反一本作迎正義本是御字考經御之釋文云王肅

魚據反云待也其述毛此傳自不當仍云送御則一本或出於王肅也

婦車亦如之有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祿誤供以士昏禮考之浦校是也

言迓之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及經傳皆作御此作迓御迓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

止仍云至御之可證也釋文御之本亦作訝又作迓同非正義本

方有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方有之一本無之字正義本今無可者段玉裁云一本誤傳當

云方之方有之也下傳當云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皆引經附傳時所刪

○采蘋

苟有明德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信誤德是也采蘋正義引作信

彼言芼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芼作毛案毛字是也

于殖南西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俎誤殖以特牲者之浦校是也

主婦髮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本鬢作髮釋文云鬢本亦作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段

玉裁云考此字當作鬢五經文字云鬢聽亦反見詩風注謂此也劉音吐歷反可見其字作鬢說文鬢鬢髮也鄭少

牢注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剔解鬢所謂詰訓之法也其徒帝反者鬢與鬢為一字說文五經文字與鬢字皆

別見即髮也不得重在髮下定本正義本釋文本皆誤所當正也鄭少牢及追師二注本皆與此注同作鬢今少牢

亦一誤而為鬢追師亦再誤而為鬢也

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鬢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定本無去字正義於去字斷句定

本於髮鬢斷句也惠棟云當依定本刪去字

又首服被鬢之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釋當飾字誤是也

案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裼當作錫形近之譌

少牢云被錫纒笄閩本明監本毛本錫誤裼案少牢作錫正義所引正作錫字明監本毛本

因上文譌作祔并盡改其未譌者誤甚下同

文王夫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當主字誤是也

而髮髻無去字

明監本毛本髻誤髻閩本不誤案此述定本當用髻不用髻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四

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木

疏云一名負蟻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

疏

草蟲三章章七句至自防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

自防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嘒嘒草蟲趨趨阜

冬蝻

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蝻蟻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云草蟲鳴阜蝻躍而從

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嘒於遙反趨託歷反阜音婦蝻音終李巡云蝗子也草木疏云今人謂蝗子為

蝻躍音榮蟻音煩種章勇反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

歸宗之義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

忡忡中反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止辭也覯遇降

下也箋云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覲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男女觀精萬物化生。疏嘍嘍至則降。正義曰言嘍嘍觀古豆反降戶江反。然鳴而相呼者草蟲也趨趨然躍而從之者阜蟲也以與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此阜蟲乃待草蟲鳴而後從之而與相隨也以與大夫之妻必待大夫呼已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父母憂已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之意故憂心衝衝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卧息於寢知其待已以禮庶可以安父母故我心之憂即降下也。傳草蟲至蚤蠶。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蠻郭璞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蟲蠻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蠶子兗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蟲也蔡邕云蚤蠶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蟲蠻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蠻蚤者衍字也。箋草蟲至求呼。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而相從故知同類也以其種類大同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為仲春之月也以此善時相求呼不為草蟲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

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人若不當夫氏為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時。正義曰知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家矣下文亦既見止謂同牢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文居其中故知在塗時也此章首已論行嫁之事故下采蕨采薇皆為在塗所見文在未見之前尚為在塗則未見之言在塗明矣案昏義云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母者此大夫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苟求親愛斯于日無父母貽羅明父母以見棄為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覲之上案昏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席于奧即陳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云御衽席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昏禮畢將卧息是先同牢後與夫相遇也遇與夫為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為禮也言既覲謂已昏者謂已昏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既覲並言乃云我心即降者以同牢



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已雖少慰君子之心尚未可知至於既遇情親知君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氣相親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觀為合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南山周南山也蕨驚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驚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欲得所以自喻也蕨居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驚鼈卑滅

**疏** 陟彼至其反本又作驚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

為言有人升彼南山之上云我欲采其驚菜然此采驚者欲得此驚以與已在塗路之上欲歸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得夫待己以禮也已嫁之欲禮似采菜之人欲得驚鄭唯以在塗之時因見采驚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因見之義故也傳南山至蕨驚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各地者周摠百里雖名地亦屬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名也蕨驚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驚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箋言我至采驚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驚故以在塗見之因與知者以大

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惓惓憂也

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說悅也

**彼南山言采其薇**  
薇菜也。薇音微。草也亦可食。疏曰陸機云山茶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

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定本云薇草也

**未見**

**君子我心傷悲**  
維父母思已故已亦傷悲。離力智反

**疏** 傳嫁女至相離。正義曰解所以傷悲之意由父母思已故已悲耳曾子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

注云親骨肉是為思與女相離也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泉  
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  
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  
所觀之事以為法度。蘋符申反韓詩云沈者曰蘋淨者曰  
藻共音恭本或作供注同姆莫豆反字林亡甫反云女師也  
鄭云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若今時乳母也  
婉怨遠反婉音晚泉絲似反繭古顯反本亦作蠶紵女金反  
何如鳩反繒帛之屬組音祖綫也紵音旬條  
也疑子詳反醢音海相息亮反笄古兮反  
祭祀矣。正義曰作采蘋詩者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謂為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法度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之以為法  
度也言既能循法度即可以承事夫之先祖供奉夫家祭祀  
矣此謂已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事也經所陳在父母  
之家作教成之祭經序轉互相明也。箋云子至法度。正  
義曰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言女子十年不出者對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也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  
媚謂容貌也則婉謂婦言婉謂婦容聽從者聽受順從於人  
所謂婦德也執麻泉者執治緝績之事泉麻也釋草云泉麻  
孫炎曰麻一名泉是也治絲繭者繭則纒之絲則絡之織紵

組紵者紵也組也紵也三者皆織之服度注左傳曰織紵治  
繒帛者則紵謂繒帛也內則注云紵條也組亦條之類大同  
小異耳學女事者謂治葛縫線之事皆學之所以供衣服是  
謂婦功也此已上謂女所學四德之事又觀於父母之家祭  
祀之事納酒漿籩豆菹醢之禮酒漿及籩豆皆連上納文謂  
當薦獻之節納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  
引此納酒漿以下證之鄭知納謂薦獻者內則云納酒漿與  
納以教成文同菹醢以薦酒漿以獻納者進名故知薦獻之  
時也獻無聚而言之者所以協句也籩豆菹醢在豆籩  
盛脯羞皆薦所用也籩不言所盛文不備耳少牢特牲皆先  
薦後獻故鄭亦云薦獻時此先酒後菹醢者便文言之禮相  
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  
之皆為婦當知之此上謂所觀之事也十五許嫁故笄未許  
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歸於夫家也鄭引此者序言能循法  
度明先有法度今更循之故引此是為先有法度之事乃言所  
循之時故疊序云能循法度者為今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  
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此女之四德十年以後  
傅姆當教至於先嫁三月又重教之此引內則論十年之後  
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  
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

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本云姆教婉婉勤禮本亦然今俗云傅姆教之誤也又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濱澗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官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濱音賓澗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萍本又作萍薄經反一本作萍音平澗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下孟反清如字又音淨于以

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涪之中是錡羹之芼。盛音成筐音匡筥居呂反湘息良反錡其綺反三足金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更反煮也涪去急反汁也錡本或作餽音形鄭云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祀音衡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開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牖音酉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淵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醴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蘋藻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照反下同迎宜敬反俎側所反齋音疏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音資本或作粢疏須通解之也大夫之妻將行嫁欲為教成之祭言往何處采此蘋菜於彼南澗之厓采之往何處采此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維筐及筥盛之既盛此菜而還往何器烹煮之維錡及釜之中煮之也既煮之為羹往何處置設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萍萍其大者蘋舍人曰萍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蘊藻之菜蘊聚也故言藻聚藻陸機

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行者道也說文云潦雨水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箋古者至為戒。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亦為教成之祭故引之欲明教之早晚及其處所故先言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則設祭之言教成之祭用魚芼之以蘋藻為此祭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為教成之祭故具引之必先嫁三月更教之以四德以法度之大就尊者之宮教之三月一時天氣變女德大成也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也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祭其廟也與天子諸侯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會祖祭曾祖廟故昏義注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同會高無廟可祭則五屬之外同告於壇故昏義注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是也以魚為牲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解此大夫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祭者以法度莫大於四教四德既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

解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婦人自潔清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左傳曰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為戒明矣昏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至曰釜。正義曰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錡取一羊錡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錡於房中皆錡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錡豕錡云皆芼煮於所亨之滫始盛之錡器也故特牲注云錡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於魚滫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錡中為錡羹之芼知非大羹矣魯頌曰毛魚載羹傳曰羹大羹錡羹也以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魚載羹傳曰羹大羹錡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滫於醴北注云大羹滫煮肉汁則滫汁也。傳宗室至牖下。正義曰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是大宗之家此言牖下又非於壇故知是大

宗之廟宗子有廟則亦為大夫士矣言大夫士祭於宗室謂  
祖廟已毀或非君同姓故祭大宗之家也知非宗子之女自  
祭家廟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闕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  
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  
字。箋闕下至為之。正義曰箋知闕下戶闕問之前者以  
其正祭在奧西南闕不直繼闕言之今此云闕下故為戶闕  
間之前戶西闕東去闕近故云闕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  
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皆為於女行禮設几筵於戶外取  
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與是語助  
也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皆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上右几是納吉納徵請  
外設几筵也知宗子主此祭者以其就宗子家明告神宗子  
所主引昏義兼言天子諸侯故又解其言唯君使有司為之  
知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君尊明使有司為之  
傳少女至蘋藻。正義曰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  
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荷有明信澗谿沼泚  
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  
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蘋采蕓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為說故傳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

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事也  
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即所設教成之祭也以此篇說教成之祭事  
終故於此揔之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為一者蓋見昏禮  
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  
與禮女為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  
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  
本禮作醴。箋主設至黍稷。正義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  
之辭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為羹使  
季女尸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案昏禮女將行嫁父  
醴女而俟迎者其時蓋母薦之更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經  
陳季女設羹正得為教成之祭不得為禮女傳以教成之祭  
與禮女為一是毛氏之誤故非之也蓋母薦之者以士昏禮  
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  
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父醴之於房中南  
面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以無正文故云蓋知醴之於房中  
者以母在房外故知父禮之在房中也正祭之禮主婦設羹  
此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設羹者在房中已來教之以法度今  
為此祭所以教成其婦禮故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  
設羹謂特牲云主婦人及兩錮錮芼設於豆南是也少牢無

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為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據以言之又解不言魚者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故經不言焉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空祭必有其饌而食事不見故因約之其燔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或不用稷故兼言之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蒞設之於奧奧即闢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為闢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名伯也名伯之教明於南國

名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名

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甘棠草木疏云今棠黎名時照反奭音釋名康公名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繇據燕為賢反國名在周禮幽疏甘棠三章章三句至南國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疏正義曰謂武王之時名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名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名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名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芼昔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故善者言美惡者言刺幽亦變風故有美周公。箋名伯至伯云。正義曰燕世家云名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故言名伯與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

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故樂記曰武王伐紂五成而分陝周公  
左名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名與伯并言故  
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伯公於北燕是  
也必歷言其官者解經唯言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伯伯  
者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  
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尚之云詩傳及  
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名公右為二伯文王之時不審  
名公何得為伯荅曰甘棠之詩名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  
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  
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名伯即此詩名公為伯時作也序言  
名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  
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行露直言名伯聽訟不言美也詩  
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名公哉武王之時名公為王官  
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王因詩繫名公故錄之在名南  
論卷則摠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名伯也為伯蔽蒂甘棠勿  
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名南為正耳

### 翦勿伐名伯所芟

蔽蒂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箋  
云芟草舍也名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  
其人敬其樹。蔽必袂反徐方四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蒂

### 疏

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詩作箋初簡反芟蒲曷反徐  
又扶蓋反說文作芟去羌呂反斷丁亂反被皮寄反說音悅  
蔽蒂至所芟。正義曰國人見名伯止舍棠下決男女  
去勿得伐擊出此樹名伯所嘗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蒂至  
草舍。正義曰此比於大木為小故其下可息我行其野云  
蔽蒂其樛箋云樛之蔽蒂始生謂樛葉之始生形亦小也釋  
木云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  
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  
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芟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芟舍注云舍  
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芟舍  
載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其對涉是水行故以跋為草行且跋  
字從足與此異也。箋名伯至其樹。正義曰定本集注於  
注內竝無箋云知聽男女訟者以此舍於棠下明有決斷若  
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大夫出  
聽男女之訟明王朝之官有出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  
露亦名伯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訟蔽蒂甘棠勿  
訟可知武王時猶未刑措寧能無男女之訟

### 翦勿敗名伯所慙

慙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慙  
本又作惕起例反徐許屬反 蔽

芾甘棠勿剪勿拜名伯所說

說舍也箋云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

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名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

當文王與紂之時 [疏] 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名伯聽斷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名伯聽斷之鄭志張逸問行露名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如是民被化日久所以得有疆暴者紂俗難革故也言疆暴者謂疆行無禮而陵暴於人經三

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盛德故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此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興也厭其文也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夙早也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疆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疆來不度時之可否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厭於藥反徐於十反又於立反沈又於古反浥本又作挹同於及反又於脅反莫本又作暮同忙故反又亡博反小星詩同與音餘大音泰舊吐賀反疆其丈反下強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令力政反後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 [疏] 厭浥至多露。毛以為厭浥反至用昕親迎用昏 [疏] 然而濕道中有露之時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為道中之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興疆暴之男今來求己我豈不欲與汝為室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不為耳似



行人之懼露喻貞女之畏禮。鄭以為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正義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夙夜即是有夙夜之意故云豈不言有是也。箋道中至昏斯。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中者以二月八月春秋分陰陽中也。九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則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是草既成露為霜則二月草始生霜為露可知。野有蔓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也。此述女之辭言汝以二月道中始有露之時以禮而來我豈不知早夜而與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汝彊暴之男不以禮來雖二月來亦不可矣。女因過時假多露以拒耳知禮不足而彊來者下云室家不足明禮亦不足以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彼無夫家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謂初昏者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謂於寡者也。以二者不同故別其文其實初昏及於寡皆是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家者引之是男無家女無夫男女相對男得夫女稱家以男女所以成家周禮云夫家之眾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辨

女令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露會無夫家者故也。行事必以昏斯儀禮文也。彼注云用斯女也用昏婿也。匏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斯明其女也。親迎用昏明是婿也。經言夙即斯也。夜即昏也。經所以夙夜兼言者此彊暴之男以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則是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女致其禮以斯婿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時也。禮不足而來彊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禮而來我豈不且受爾禮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既不

**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名獄塙也。箋云女我疆暴之男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名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今彊暴之男名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穿本亦作窸音川女音汝下皆同獄音玉塙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質敲爭訟者也。崔云塙者塙正之義一云獄各味本亦作囁郭張救反何都。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帛不過五豆反鳥口也。

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紂帛側基  
反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因作純字兩音諒媒音梅  
謀也。約時酌反。又音。疏。誰謂至不足。正義曰此疆暴之  
酌廣雅云。酌酌也。音。疏。男。陵。貞。女。女。不肯從為男所訟  
故貞女與對此陳其辭也。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其雀若無  
角何以得穿我屋乎。以雀之穿屋似有角故謂雀之有角以  
言人誰謂汝於我無室家乎。以其汝若於我無室家何以故  
名我而獄也。見名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故謂之有室  
家之道。然事有相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名我  
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穿屋之物。速獄之事二  
者皆有似而實非。士師今日當審察之。何者此疆暴之男雖  
名我來至與我塙實其情而室家之道不足已終不從之。  
傳不思至獄塙。正義曰。不思物有變疆暴之人見屋之穿  
而推其類謂雀有角所以謂雀有角者見雀之穿屋似有角  
故也。下傳曰。親牆之穿而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此亦見穿  
屋室而推其類可謂雀有角。此是不思物變之人獄塙者。鄭  
異義駁云。獄者塙也。囚證於塙核之處。周禮之圍土然則獄  
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  
繫之於圍土。因謂圍土亦為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  
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

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也。散則通也。  
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章變其文耳。故序云。聽訟以愷之。  
箋。物與至當審。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二者皆  
有似也。穿屋似用角。速獄似有室家也。而非者穿乃用味。獄  
乃侵陵。士師當審察之。此名伯謂之。士師者以其聽訟。故以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鄭以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師所當  
察。非名伯即為士師也。大車云。古者大夫出聽男女之訟。則  
王朝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要為士師矣。且士師司寇之  
屬。佐成司寇者也。寧名伯公卿所當為乎。傳昏禮至五兩  
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以禮言純帛  
不過五兩多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為不足不  
足者謂事不同疆暴之謂故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為之說。  
云。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疆委之  
是非謂幣不足也。媒氏法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  
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  
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  
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貴成數也。禮尚儉。兩合其  
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尺。

今謂之匹猶匹耦之云與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定本作紵字此五兩庶人禮也故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然則庶人卑故直取陰類而已大夫用幣無文準士昏而言玉人曰穀圭天子以娉女大璋諸侯以娉女是天子諸侯加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正義曰知不為幣不足者以男速女而獄幣若不備不得訟也以訟拒之明女不肯受男子彊委其禮然後訟之言女受已之禮而不從已故知幣可備而云不足明男女賢與不肖各有其耦女所不從男子彊來故云媒約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是其室家不足也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約知此有媒約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野有死麕以亂世民貧思麕肉為禮明無媒可知箋云劫脅以成昏與此不同也言媒約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約酌也斟酌二姓六禮之來彊委之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彊畱委置之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娉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是也此貞女不從明亦以六禮委之也六禮者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可彊委之納采之鴈則女不告名無所卜無問名納吉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不和不得請期期不從不得親迎言六禮之來彊委者以方為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實時所委者無六禮也不過鴈以納采幣以

納徵耳女為父母所嫁媒約和否不由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暴假其事而為之辭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墉音容訟如字徐取韻音才容  
**疏**傳墉牆。正義曰釋官云墉謂之墉李巡曰謂垣反。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鵲巢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

羔羊之人。行下孟反  
**疏**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名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摠謂六州也。以篇在名南。故連言名耳。云德如羔羊者。麟趾序云。如麟趾之時。騶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之羔羊也。經陳大夫為裘。用羔羊之皮。此云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敘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則衣服多矣。何以獨言羔羊。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祀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祀。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正直也。鄭以退食為節儉。自公為正直。羔裘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說其皮序。後言羔羊。舉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為文勢之便也。○箋鵲巢至之人。○正義曰。以篇首有鵲巢。以比國君。故云。鵲巢之君也。上言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則化及南國。亦積行累功。而致之。故言積行累功。以釋鵲巢之功。所

致之意。言由國君積行累功。以化天下。故天下化之。皆如羔羊。以致此羔羊之化也。知在位是卿大夫者。以經陳羔裘。卿大夫之服。故傳曰。大夫羔裘。以居是也。言競相切化。謂競相切磋。以善化。皆如羔羊之人。謂人德如羔羊也。羊

**羊之皮素絲五純** 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古者

居。○它本又作他。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退食自公。委

純數。所具反。後不音者。同。英沈音。映又如字。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 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

之貌。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也。○委於危。反。蛇本又作

蛇。同音。移讀此兩句。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韓詩

作。透迄。云。公正貌。行下孟。反。崔如字。疏。以爲名。南大夫皆

從。迹。足容。反字。亦作蹤。迹。又作跡。疏。以爲名。南大夫皆

正直。節儉。言用羔羊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

純數有五。既外服羔羊之裘。內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從

公門入。私門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動而有法。可使人蹤迹而

效之。言其行服相稱。內外得宜。此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

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殺得制也。○鄭唯下二句爲異

言大夫減膳。食順。從於事。心志自得。委蛇然。○傳小曰羔

至以居。正義曰小羔大羊對文為異此說大夫之裘宜直  
言羔而已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傳以羔羊  
並言故以大小釋之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  
非訓純總為數也二章傳云絨縫者釋訓云絨羔羊之縫孫  
炎曰絨之為界絨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絨因  
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絨五總亦為縫也視之見其  
五故皆云五焉傳於首章先言純數者以經云五絨先解五  
之意故純數有五也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絨縫  
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絨者蓋舉中言之二章既解其  
體恐人以為純自數也絨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  
以明絨數亦五絨言縫則純總亦縫可知傳互言也古者素  
絲所以得英裘者織素絲為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清人傳  
曰牙有英飾闕宮傳云朱英為飾則此英亦為飾可知素絲  
為飾維組紉耳若為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  
組之傳曰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紉亦組之類則素絲可以為  
組紉矣既云素絲即云五絨五絨是裘縫明矣又明素絲為  
組紉而施於縫中故下雜記注云紉施諸縫若今之條是有  
組紉而施於縫中之驗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  
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言大夫羔裘以  
居者由大夫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

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  
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縮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  
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  
家也。傳公公至從迹。正義曰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  
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行可蹤迹者謂出言立  
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做效也。箋退食至之貌。正義曰減  
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  
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  
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於常禮經言退食  
是減膳可知祀者苦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  
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於奉養已食  
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殮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  
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事故云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  
也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  
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革猶  
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羔羊之革素絲五絨。皮也  
絨縫也。絨徐音域又于域反孫炎云絨縫之界域絨縫爾  
雅云絨羔裘之縫也音符用反一本作絨猶縫也則當音符  
龍。傳革猶皮。正義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  
反。疏。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許氏說文曰獸皮治

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  
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得稱革故攻皮  
之工有函鮑鞞韋裘是皮革通言也此以為裘明非去毛故  
云革猶皮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故司  
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注大  
裘黑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知者司裘職云掌  
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更不別言衮冕已下之裘明六冕  
與爵弁同用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  
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  
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  
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  
楊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為裼  
故也士則麤裘青豕裘以狐白之外唯麤裘素也其諸侯視  
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以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又  
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是也若諸侯視朝君  
臣用麋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麋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  
則青豕裘絞衣為裼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  
狸裘象衣色故也又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又  
定九年傳云暫憤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  
緇衣以裼之知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則諸

侯朝服故也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玄端則亦同服羔裘矣  
凡裘人君則用全其臣則褻飾為異故唐詩云羔裘豹袂鄭  
云卿大夫之服是也若崔靈恩等以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  
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之上乃加朝祭  
之服其二劉等則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  
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  
皮弁服之下即次錦衣為裼便是以帛裏布故知中衣在裼  
衣之上明矣又以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亦  
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  
案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纁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大夫  
士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然衮冕與衣玄纁不用狐青裘者以司  
裘職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  
麋裘之屬鄭以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非冕服之裘矣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箋云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  
**絲五總**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縫符龍反注  
同注縫殺之字又音符用反總子公反殺所界反  
徐所  
例反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  
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

遠行謂使出邦畿。殷音隱下同。雷亦作雷。力回反。勸以義也。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違本。或作倿音黃。暇也使所吏反。疏者言大夫之妻勸夫以爲臣之義。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施王命於天下。不得違暇而安處其室家。見其如此能閱念其夫之勤勞而勸以爲臣之義。言雖勞而未可得歸是勸以義之事也。定本能閱其勤無勞字。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經三章章首二句是也。不違寧處其室家。閱其勤勞。次二句是也。詩本美其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名南至之屬室家之事爲勸以義而施經序皆得其次。箋名南至之屬正義曰。此解大夫卽是王朝之臣而謂之名南者。以其是名伯之屬。故言名南之大夫也。文王未稱王。名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名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名伯受采之後也。言名伯之屬者。名伯爲王者之卿士。周禮六卿其下

皆有大夫各屬其卿。故云之屬。左傳曰。伯與之大夫。暇禽亦此之類也。知非六州諸侯之大夫者。以序云。遠行從政。遠行出境之辭。經云。殷其雷。雷以喻號令。則此遠出封畿。行號令者也。若六州大夫不得有出境行令之事。知非聘問者。聘問結好。非殷雷之取喻。有時而歸。非室家所當閱念。言遠行從政無期。以反室家閱之。明是名伯之屬。從行化於南國也。時未爲伯箋。因行露。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雷聲也。山南之序。從後言之耳。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名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何斯違斯。莫敢或違。何此君子也。斯此違於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去違暇也。箋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之方。無敢或閒暇。時閱其勤勞。復符福反。閒音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信厚也。箋云。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歸也。振音真。爲君子爲君。反。疏。殷其至歸哉。正義曰。言或如字。使所吏反。或如字。疏。殷其至歸哉。正義曰。言以喻君子行號令在彼遠方之國。既言君子行王政於遠方。故因而閱之。云何乎我此君子。既行王命於彼遠方。謂適居

此一處今復乃去此更轉遠於餘方而無敢或閒暇之時何為勤勞如此既閑念之又因勸之言振振然信厚之君子今為君出使功未成可得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傳殷雷至天下。正義曰此雷比號令則雨雷之聲故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箋云雨雷之聲尚殷殷然是也。雷出地奮豫卦象辭也。彼注云奮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震驚百里震卦彖辭也。注云震為雷。謂之震驚之言警戒也。雷發聲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警戒其國疆之內是其義也。此二卦皆有雷事義相接故并引之以證雷喻號令之義也。雷之發聲止聞百里文王之化非唯一國直取喻號令耳。山出雲雨者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山出雲雨之事。傳何此君子至箋復去此。正義曰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何斯之此言我君子行於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達斯之此也。集注有箋云定木於此無箋云誤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

亦在其陰與左右也

疏

傳亦在至左右。正義曰上陽直云山南此云側不復為山南三方皆是陰謂山北左謂東右謂西也。

斯違斯莫敢違息

息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

其雷在南山之下

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

何斯違斯莫或違

處

處居也。處尺煮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四

長安國子監藏



中清室書王直重華  
毛詩注疏校勘記

翰林院編脩南昌黃中樸彙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一之四

阮元撰盧宜句摘錄

○草蟲

還來歸宗謂被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謂上衍有此之義故已所以憂歸宗十一字

蕨鱉也

相臺本鱉作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作鱉案釋文鼈本又作鱉小字本依釋文又作也釋文舊或誤今正

言我也我采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雄雉箋爾女也女僚君子之屬為一例與卷耳箋我我君也我我使臣也之屬不相同因蒙上句不煩更出也考文古本作言我也我我采者也仍更出我字非箋例也其雄雉箋作爾女也女女僚君子亦非餘同此

在塗而見采鱉采者得其所欲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下采字作

菜案菜字非也考文古本亦作菜山井鼎云屬上讀考正義標起止云言我至采鱉是正義本作采讀以采者得其

所欲得七字爲一句采譌爲菜并改其讀失之矣

○采蘋

此祭女所出祖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祭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正義云

知此祭祭女所出祖者可證

無足曰釜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傳方曰筐至曰釜又云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

下又有無足曰釜是正義本與俗本同也此傳錡釜屬有足曰錡互文見意不更言無足曰釜矣當以定本爲長

大夫士祭於宗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言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字考下傳云必先禮之於宗室是大宗之廟

但稱宗室不稱宗廟也當以正義本爲長

則非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惠棟於禮下添女字非也箋說傳必先禮之禮不更言禮女其爲禮女自明矣正義云則非禮女也乃正義自爲文不可據以改

箋凡正義自爲文其於注有足成亦有槩括皆取詞旨通

暢不必盡與注相應

祭事主婦設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禮考文古本同案禮字是也正義可證

江東謂之藻音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瓢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於自作音者例如此也。今按音瓢二字亦是郭注郭注不特經內字爲音卽自注內難識之字亦多爲音凡古本注內云音某者俗本多刪之或刪之而僅有存者詳見爾雅校勘記舊於此云正義自作音非也

主婦人及兩劔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衍人字以特性考之浦校是也

○甘棠

今棠黎

補黎當作梨

何所慾據

補慾當作憑

箋云芟草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箋云在芟草舍也下案正義標起止云傳蔽

芾至草舍箋召伯至其樹明監本毛本依此所改也考文  
古本同亦采正義又正義云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  
是其本自芾草舍也至敬其樹凡四十一字皆為傳也段  
玉裁以定本集注為是

○行露

箋云夙早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此箋有夜莫二字  
云小星箋同今考此及小星箋各本皆無夜  
莫二字與釋文本不同也下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  
禮與小星箋云或早或夜皆不言莫當以無者為長我將  
昊天有成命箋亦但云早夜陟屺烝民箋有夜莫者皆釋  
文本耳盧文弼欲依蜀石經補此非也考文古本有夜莫  
也采釋文○按舊按非也依說文夕者莫也莫者日且冥  
也夜者舍也天下休舍也古夕與莫不同義夜與莫不同  
義莫謂日冥夜則該日冥至將旦言之是以穀梁春秋辛  
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即夕字此夕與夜分別

之證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莫亦為夜鄭云夜莫也者散  
文之義也別之也曷為別之嫌讀者謂此夜為終夜也箋  
有夜莫二字者是

禮不足而彊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禮不足而來  
彊暴是正義本此彊來及下彊委皆當與  
序彊暴字同讀作巨良反釋文而彊來其丈反下彊委同  
五經文字云彊強並巨良反云云又其兩反則皆用下字  
釋文與正義不同也考下箋彊委之乃左昭元年傳文當  
以釋文本為長考文古本下彊委之作彊采釋文

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下有者  
字云宋板同誤以傳文似有角者為箋文也

純帛不過五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  
此媒氏文也又云媒氏注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為聲又云則純帛亦緇也傳取媒氏以故合其字  
定本作紵字言合其字者媒氏作純傳亦作純於字為合  
也考媒氏純字至鄭始正其讀是此傳舊但作純當以正  
義本為長釋文紵側基反依字系旁才後人遂以才為屯

因作純字與定本同也考文古本作純采正義釋文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材亦依定本改耳

天子以娉女閩本明監本毛本娉誤聘下同

○羔羊

羔取其贄之不鳴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執誤贄以公羊注考之浦按是也

退食謂減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考文古本膳下有食字采正義

孫炎曰絨之爲界絨閩本明監本毛本云誤爲

維組紉耳補維當作唯閩本明監本毛本並誤

行可蹤迹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從正義作蹤從蹤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仍云至從迹可證也釋文從字亦作蹤非是義本

唯麤裘素也閩本明監本毛本麤誤麤案山井鼎云上麤字同今本考此上依玉藻字下依論語

假借魚鹿傳不麤本或作麤同字故不同也鄭玉藻注引論語亦作麤麤是正字麤是

若諸侯視朝君臣用麤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朔誤朝下素衣麤裘諸侯視朝之服同是也終南正義可證

然袞冕與衣元知不用狐青裘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衣至青剡添者一字是知字衍也

○殷其雷

勸以義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以字下句始有考正義本云勸夫以爲臣之義下句正義云而勸以爲臣之義是其本此句當亦有以字

故先言從政勤勞室家之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室家當王家

誤非也勤勞句絕室家之事別爲句與下連文

非雨霑也箋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云二字當在非雨霑也之上不知者誤移於下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五

五

本國國氏  
國國國氏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名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標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得以及時者從

下而誤被皮寄反

疏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至及時。正義曰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名

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五六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

娶者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禮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入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李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爲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禮文爲正鄭據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

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卽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旣以仲春之月爲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爲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分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一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兮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頃筐墜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旣盡喻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爲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興一月故以首章爲初夏二章爲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爲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爲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末一時故可強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爲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

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為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嫁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為不從男故以禮拒之此為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綢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為違禮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標

### 有梅其實七分

興也標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

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隋迨果反又徒火反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云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云顧疏標有至吉兮○毛以為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也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為昏比十五為衰對十八九故為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與時衰為異言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眾以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為善時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為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分與頃筐堅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為喻也○箋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

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  
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  
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階落差多在者餘三  
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迨其今兮今急標有梅頃筐墜之墜取也箋云

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不待備禮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也三十之

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

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鳩反一音金疏標有

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

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

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

取之。傳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

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  
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  
待禮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  
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眾多。箋不待至不禁。正義曰傳  
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即不待禮會而行之故鄭  
易之言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如不待禮會之也又  
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即周禮仲春  
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以色曰妬以

禮命貴賤。行下孟反疏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

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疏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

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

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

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

上二句是也眾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



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摠指眾妾媵與姪娣皆為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眾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嘽彼小星三五在東。更見箋云眾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噶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嘽呼惠反噶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噶謂之柳更音。嘽呼宵征夙夜在。唐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嘽呼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疏

嘽彼至不同。正義曰言嘽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噶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與禮雖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思惠及故也眾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此言小星故為微貌雲漢傳曰嘽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嘽之為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為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為小貌知三為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昂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昂也五既非昂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綱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為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罽皆為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為心以其心稱三為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為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為天王公羊又云心為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綱繆莒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噶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眾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為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綱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為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獨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為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為夜晨初為早未有以初昏為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

彗彼小星維參與昴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交取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彗彼小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雷也箋云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雷在天。參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雷二星皆西方宿也雷如字。疏 傳參伐昴雷。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又音柳下同。疏 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疏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綱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漢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雷言物成就繫雷是也彼昴雷為一則參代明亦為一也。肅肅宵征抱衾與禕寔命不猶。衾被也禕禕被也猶若也箋云禕衾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禕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衾起金反禕直雷反徐云。疏 傳衾被禕禕被。正義曰葛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疏 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為卧物故知為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是被禕亦宜為卧物故為禕被也。箋禕衾帳。正義曰鄭

以衾既為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為禰蓋因於古故  
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  
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為禰雖古無名被為  
禰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  
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  
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  
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  
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  
而還以俟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為二人共侍於  
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  
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望後  
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  
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  
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為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  
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

怨嫡亦自悔也

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記音  
祀江水名媵音孕又繩證反古者諸侯

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  
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水之別也篇內同  
疏江有汜三章  
悔。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宜  
為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不自悔過謂  
海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  
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  
過也此本為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  
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故  
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  
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娣但不必  
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  
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  
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  
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  
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  
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  
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  
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為下

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當稱美媵之本心耳江有汜興也決復入為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

竝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福反竝白猛反又步頂反之子歸不我以不

我以其後也悔謂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謂嫁曰歸以猶與也疏

江有至也悔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汜得竝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

共我以俱行由不我以俱去故其後也悔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與鄭同知毛不以與

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使已獨留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祗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處止也箋云江有沱

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岷本又作之子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為之既覺自

悔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叫反沈蕭妙反蹙子六反本亦作蹙解革買反又閑買反說始拙反又音悅

###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

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無禮者

媒灼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麇本亦作麇又作麇俱倫反麇獸名也草木疏云麇麇也青州人謂之麇惡鳥

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疏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疏

野有死麇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

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灼也思其麇肉為

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衛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箋反經為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

惡無禮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野有死麕

大亂以下同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白茅包之** 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

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

音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

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來○包通茅反裹

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

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懷思也

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

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誘音酉

**疏** 野有

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為禮而

來也既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

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以禮與男

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為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禮與男

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

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為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

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禮主於交接春是

合昏之時故以女懷春為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

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

麕肉為禮而來是也○傳凶荒至潔清○正義曰解以死麕

之意昏禮五禮用焉唯納微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

荒則殺禮謂滅殺其禮不如豐年也禮雖殺猶須有物以將

行之故欲得用麕肉也此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幣幣

也故有狐序曰古者凶荒則殺禮多昏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曰多昏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是也

傳文解野中所以有死麕者由羣聚於田獵之中獲而分得

其肉饋人注云齊人謂麕為羶則麕是羶也必以白茅包之

者善士也述女稱男之意故以善士言之士如歸妻求我庶  
士皆非女所稱故不言吉卷阿云用吉士謂朝廷之士有善  
德故稱**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樸楸小木  
吉士也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箋云樸楸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  
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獨麋也純讀如屯。  
樸蒲木反又音僕楸音速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云屯聚也**有女如玉**德  
玉也箋云如玉者**䟽**林有至如玉。正義曰言凶荒殺禮  
取其堅而潔白。非直麋肉可用貞女又欲男子於林  
中有樸楸小木之處及野之中有羣田所分死鹿之肉以白  
茅純束而裹之以為禮而來也由有貞女堅而潔白德如玉  
然故惡此無禮欲有以將之。傳樸楸小木。正義曰釋木  
云樸楸心某氏曰樸楸斛楸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孫  
炎曰樸楸一名心是樸楸為木名也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  
故言小木也林有樸楸謂林中有樸楸之木也故箋云樸楸  
之中及野有死鹿不言林者則林與樸楸為一也知不別者  
以樸楸木名若一木不得有死鹿若木眾即是林矣不得林  
與樸楸並言也且下云有死鹿言有足得蒙林林下之有不  
為鹿施明是林中有樸楸之處也樸楸與林不別正月箋云

林中大木之處此小木得為林者謂林中有此小木非小木  
獨為林也此宜云林中小木之處。箋純讀如屯。正義曰  
純讀為屯者以純非束之義讀為屯取肉而裹束之故傳云  
純束猶包之。箋如玉至潔白。正義曰此皆比白玉故言  
堅而潔白弁師云五采玉則非一色獨以白玉比之者比其  
堅而潔白不可汙以無礼。小戎箋云玉有五德不云堅而潔白  
者以男子百行不**舒而脫脫兮**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箋  
可止貞潔故也。又疾時無礼彊暴**無感我悅兮**感動也悅  
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礼彊暴**無感我悅兮**感動也悅  
之男相劫脅。脫勃外反注同**無感我悅兮**感動也悅  
云奔走失節動其佩飾。感如字**無使尤也吠**尤狗也  
又胡坎反悅始銳反沈始悅反**無使尤也吠**非礼相  
陵則狗吠。尤美**䟽**舒而至也吠。正義曰此貞女思以  
邦反吠符廢反**䟽**禮來惡其劫脅言吉士當以礼而來  
其威儀舒遲而脫脫兮無動我之佩巾兮又無令狗也吠但  
以礼來我則從之疾時劫脅成昏不得安舒奔走失節動其  
佩巾其使尤也吠已所以惡之是謂惡無礼也。傳脫脫舒  
遲。正義曰脫脫舒遲之貌不言貌者畧之采繫傳曰僅僅  
竦敬祁祁舒遲亦畧而不言貌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  
本異。傳悅佩巾。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

云左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悅於門右然則  
悅者是巾為拭物名之曰悅紛其自佩之故曰佩巾。傳  
狗至狗吠。正義曰。狗釋畜文。李巡曰。狗一名狗。非禮相  
陵。主不迎客。則有狗吠。此女願其禮來。不用驚狗。故鄭志。荅  
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是也。

###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雝之德也。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鞞勒面。績總服。則禴翟。

王姬音基。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杜預云。王姬以上為尊。雖  
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車音居。他皆放此釋名云。古者曰車  
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  
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繫本。或作繼。下王退嫁。反注  
同。厭於葉反。翟。庭歷反。厭。翟。王后五路之第二者也。翟。雝也。  
次其羽相道。故曰厭也。繪本又作績。戶妹反。畫文也。總作孔。

反禴翟音遙翟。或作狄。**疏**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至之德

王后六服之第二也。王姬。天子之女。亦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  
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尊如是。  
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離和之德。不以已尊而慢人。此王  
姬之美。即經云。曷不肅離。王姬之車。是也。定本雖。王姬無則  
字。此詩主美肅離之德。因言顏色之美。以善道相求之事。敘  
者本其作意。畧不言耳。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築。王姬之  
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為尊。是也。言雖則。王姬亦下嫁  
於諸侯者。以諸侯亦謂諸侯主也。然土無二王。王姬必當嫁於  
亦下嫁於諸侯。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  
諸侯言雖則者。欲美其能執婦道。故言雖則。為屈尊之辭。言  
下嫁於諸侯。雖嫁於王者。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  
嫁。卒服之。如內女。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則  
王姬嫁於王者。之後。似非下嫁。言王姬必下嫁者。必二王之  
後。通天三統。自行正朔。有與天子敵義。其實列土諸侯。不得  
純敵天子。亦為下嫁也。因姊妹女子。有恩二王。後有敵義。  
也。故魯之孝惠。娶於商。及宋人來媵。皆無異於諸侯也。然得  
行禮樂。唯祭為然也。此王姬體王之尊。故下王后一等。不繫

夫之尊卑唯二王後之夫人得與王后同亦降一等不繫於夫也此時齊侯子未為諸侯若為諸侯其夫人車服自當下王后一等要本王姬車服不為繫於夫也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各從夫之爵不得下其母一等也何休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媵如諸侯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箋下王后至禴翟○正義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禴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鷲總皆有容蓋注云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鄭司農云錫馬面錫也鷲總者青黑色以繪為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績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

於君以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矣中車又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鞞車組絕有髮羽蓋注云翟車以出桑輦車宮中所乘此王后五等車所用也其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則無文說者各為其見翟靈恩以為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禕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中車引詩翟蔽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中車云乘翟蔽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篆卿妻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始嫁其嫁之衣皆以祭服加以纁禕約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禕故也其諸侯夫人用自祭之服卿大夫之妻用助祭之服此序以經有王姬之車故因言車服謂嫁時之車服耳若其在國則繫於其夫各從其爵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

詩統一之五

十三



戎戎者乃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棟徒帝反字。林大內反華如字移音移一音是兮反郭璞云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肅敬離和箋云曷何

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疏

何彼至之車。正義曰何乎彼戎者乃唐棣之華以興王姬之顏色亦如此華然王姬非直顏色之美又能執持婦道

何事不敬和平王姬往乘車時則已敬和矣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傳禮

猶戎戎。正義曰以戎戎者華形貌故重言之猶柏舟以汎為汎汎之義言戎戎者毛以華狀物色言之不必有文。傳

唐棣移。正義曰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核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箋何不至敬和。正義曰詩美

王姬肅離非云何事不敬和平乎言事事皆敬和王姬始乘車則已敬和後至齊侯之家自然敬和故樂記云肅肅敬也離

離和也夫敬與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

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

正天下。疏。何彼至之子。正義曰言何乎彼戎戎者其華之

之子誰能有此顏色者是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耳上章言

唐棣之華此章不言木名直言華如桃李則唐棣之華如桃

李之華也以王姬顏色如齊侯之子顏色故舉二木也箋云

華如桃李者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是以華比華然

後為興。傳平正也箋正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曰此

文王也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

下則稱平王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

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

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故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

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平來愆殷乃命寧即云予以桓鬯二

向曰明禮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乃命寧兼文武矣故

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

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其鈞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伊維緡緡也箋云鈞者以此有求

是善鈞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緡則

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繩則是善釣以與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釣者以此有求於彼執絲綸以求魚娶者以己有求於人用善道而相呼誰能以善道相求呼者乃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上章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善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傳緝綸。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皆繩名也故采綠箋云綸釣繳抑又云言緝之絲傳曰緝被者以荏染柔木宜被之以弦故云緝被謂被絲爲弦也綸祀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嗇夫所佩與此別

###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

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應者應德自遠而至。騶

豈同又云尾長於身不履生草尚書大傳云尾倍於身應對之應注皆同朝直遙反治直吏反被皮寄反蕃音煩多也

蒐所謂反春獵爲蒐田獵也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疏騶虞二章章三句至道成。正義曰以騶虞處末者見鵲巢之應也言鵲巢之化行則人倫夫婦既已得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而殖長故國君蒐田以時其仁恩之心不忍盡殺如騶虞然則王道成矣鵲巢之化謂也朝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此處騶虞於末以爲鵲巢之應以故歷序鵲巢以下然後言騶虞當篇之義由文王之化被於天下也故得庶類蕃殖卽紕從是也國君蒐田以時卽章首一句是也仁如騶虞下二句是也言王道成者以此篇處末故摠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庶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召南王化之基也。箋應者至而至正義曰敘解德爲應之意故箋解應者彼苗者葭也應國君之德若自遠而至然非實至也苗側劣側刷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苗側劣側刷壹二反葭音加蘆音盧草也著張慮反後不音者放此發五紕發而翼五豬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發如字徐音廢。和百加反。牝于嗟乎騶虞。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箋云：于嗟者，美之也。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祀獸五祀，唯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歎，國君仁心如騶虞，騶虞義獸，不食生物，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傳：苗出葭蘆。正義曰：謂草生苗，苗然出，故云苗也。非訓為出葭蘆。釋草文：李巡曰：葭，初生。○傳：豕，牝至之發。正義曰：豕，牝，以待公之發，矢故也。多士云：敢翼殷命，注云：翼，驅也。則此翼亦為驅也。知有驅之者，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曰：驅禽而至于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曰：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之射，又曰：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獵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則諸侯亦然。故駟職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言驅逆則驅之逆之皆為驅也。○箋：君射至之至，正義曰：解云：君止一發，必翼五祀者，戰禽獸之命，必云戰之。

者不忍盡殺，令五祀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亦不盡殺之。猶如戰然，故云戰禽獸之命也。而必云戰之者，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傳：騶虞至應之。正義曰：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蒼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祀言多賢也。射注及蒼志皆喻得賢多，引詩：斷章也。言不食生物者，解其仁心，故序云：仁如騶虞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者，騶虞之為瑞，應至信之德也。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驅，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彼苗者，蓬蓬草名也。○壹發五縱。一信而至者也。彼苗者，蓬蓬草名也。○壹發五縱。一縱，箋云：豕生三曰縱。縱子于嗟乎騶虞。疏傳：一公反，徐又在容反，字又作縱，同。于嗟乎騶虞。疏傳：一縱，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縱，獻於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狝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縱，獻於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狝，伐檀傳曰：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縱，二歲為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豕生三曰縱。正義曰：箋以縱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郭璞曰：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

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為縱。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麇、鹿皆云絕有力者，麇則有懸特，謂豕生一名獻，豨從兩肩為麇。麇，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麇字雖異，音實同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五

國圖國氏

黃中棊葉

黃中棊葉

毛詩注疏按勘記

一之五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標有梅

男女及時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正義云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亦謂此句非謂下句也

冰泮殺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蒲鏗云內誤止非也考周禮疏載王肅引此亦作止又云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送女冰泮殺止是苟卿本作止楊倞所注作內而連下文十日一御為解其說非是不當據以改正義所引也東門之楊正義引亦作止

冰泮農業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蒲鏗云桑誤業非也考東門之楊正義引正作業又周禮疏載王肅引亦作業與今家語不同不當據改也

然則男自二十九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然則男下劍添作自二十以及二十九案所補是也

此二十復出而脫耳浦鏜云至誤及是也

衰少則梅落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下有似字案所補是也

喻去春光遠

補毛本光作尤

故季夏去春遠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故疑至字誤是也

二月綏多女士

閩本明監本毛本女士誤士女案山井鼎云檢夏小正宋板為是是也士冠禮

媒氏兩疏引皆作士女所見本不同耳

禮又王世子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字衍從昏義疏按非也昏義疏引之

不備耳異義所據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也幽譜及大明正義皆有明文可證

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蠡斯正義引標有梅云與

者喻乃槩括此箋而非箋成文也考文古本者下有喻字采蠡斯正義而誤

所以蕃育民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民人誤人民案正義標起云至民人又

云所以蕃育民人也皆可證其序下及後正義有作人民者即自為文故不與注相應

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

明監本毛本落下有盡字閩本刻入案所補是也

如不待禮

補毛本如作始案始字是也

○小星

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貴妾誤賤妾是也

以興禮雖卑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雖作命案所改是也

知三為星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心誤星是也

前息燭後舉獨

閩本明監本毛本獨作燭案所改是也

抱衾與禭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禭後改禭案初刻誤也

抱衾與牀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衾作被  
考文古本同案被字是也箋承傳衾被也之  
文非取經衾字

次夫人連夜補毛本連作專案專字是也下以後夜夫  
人所專可證

○江有汜

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  
言若或無娣猶先姪媵用鄭士  
昏禮注也

然而並流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  
本而誤得案正義云言江之有汜得並流此正  
義自為文不當據改

渚小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無此注考關  
雖正義云江有汜傳曰渚小洲也是正義本有

水岐成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岐當作枝釋文枝如字何  
音其宜反又音祇考此讀如字者是也水枝謂

水之分流如木之分枝耳穆天子傳所謂枝詩讀為其宜  
反又音祇義亦無大異不當遂作岐字。按江賦曰因岐  
成渚字作岐亦司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苞通菹反段  
玉裁詩經小學云苞菹字皆從艸曲禮注云苞菹

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木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菹之  
引書厥苞橘柚今書作包譌今考木瓜正義引此經作苞是  
正義本當亦是苞字與釋文本同此正義作包者南宋合併  
時依經注本改之也

先使媒人導成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導誤道案注作道  
正義作導道導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例見前釋文誘下云導也亦是改用今字非釋文本毛  
傳作導也考文古本傳作導采正義釋文而誤

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  
相臺本無包字考文古本同  
案無者是也

玉有五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玉有五剡添者一字

脫脫舒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脫脫舒遲是其證正義又云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釋文脫脫下亦云舒貌皆不與正義本同考文古本作舒遲貌也采正義釋文合而一之也又云宋板同者誤

○何彼禮矣

雖則王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雖王姬無則字釋文云雖王姬一本作雖則王姬釋文本與定本同。按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十字為一句或以王姬句絕則語病矣

謂以如玉龍勒之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誤玉以巾車注考之浦校是也

始嫁其嫁之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行剡添者一字因行未衍下嫁字故也其字錯在下亦誤

箋正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正誤王案正下當脫王字

又洛誥云平來步殷乃命寧

補各本注疏及尚書平皆作伴案羣經音辨引洛誥平來以圖正作平字唐石經作伴衛包所改今本釋文作伴陳鄂所改集韻拼使也或作伴古作平萃尚書平秩馬融本作萃曰使也周禮春官車僕萃車故書作平十行本蓋出于善本故此猶存其古

以絲之為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為作為之考文古本同案為之是也

○騶虞

虞人翼五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翼字後人旁記異本作驅不知據何本今考此采正義云則此翼亦為驅也之解而為之耳非有本也

故云苗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苗字浦鏜云出誤是也

多士云敢翼殷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翼今書作弋非也考尚書馬本作

翼見釋文鄭王本作翼見正義卽此正義所引也

射注補毛本射下有義字

尾長於驅補毛本驅作軀案軀字是也

應信而至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德誤信非也陸機卽用毛說謂信為母

義為子也應者脩而致之

獻豨從兩肩為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廌當作廌下云肩廌字雖異音實同也可證



